



求古錄禮說卷十一

臨海誠齋金 鶚

天子會三老五更考

古者天子會三老五更於大學其禮今亾然猶可考見其略也三老五更說者不一白虎通云三老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宐有三應劭漢官儀云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

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
下者又樂記注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
德五事者也宋均援神契注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
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盧植禮記注云選三
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蔡邕云更當
爲安字誤也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三老三人五更
五人案禮運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爲三人則三
老爲三人可知五更爲五人亦可知矣鄉飲酒義云立
三賓以象三炷則三老以三人象三辰可知五更以五
人象五星亦可知矣古聖王制度多取法於天白虎通

云爵有三等以法三炷五等以法五行三老五更亦猶

是也

五星卽五行之精謂象五星可謂法五行亦可其義一也

自周以前皆五官

詳五

官考朝有三公五官故學有三老五更也若老更各止一

人則不足以象三辰五星而與三公五官亦不稱矣汪

瑟庵師云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此三老切證秦代

以三老主教化則止一人矣謹案此說甚確鄉之三老

以三公之在位者爲之學之三老以三公之致仕者爲

之五更蓋以五卿之致仕者爲之

其事相類鄉之三老爲三人

天子六鄉二鄉

一人六鄉則三人也

則學之三老亦必三人無疑也漢時鄉之三

老止一人

秦漢鄉老職卑而亦主教化縣有三老鄉亦有此三老

故學之三老亦

止一人其事亦相類蓋古者公卿皆賢故第擇其年高者以爲三老五更雖八人不慮其不足後世公卿不必皆賢故但擇齒德俱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本一人而名以三五者存其舊而不敢廢非有取象之義也儒者以漢之制爲古之制而三五之說多鑿矣三老爲年老之稱則五更亦當爲老蔡氏以更爲變是也若作更字則與老字不類且名之爲更殊無意義諸家更事更代改更等說皆曲爲附會者也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于田更商丘開之舍注云更當作交其誤正與此同蔡說不爲無據矣

九經古義會引此爲證

文王世子云

天子視學命有司祭先師先聖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注云視學於上庠養老於東序祭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處孔疏云天子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

明日養老本鄭說見大合樂必遂養老注

此說非也祭義樂記皆

云天子會三老五更於大學此云天子視學卽大學也祭先師先聖與釋奠先老設老更席位文氣緊相承接又無出入之文是知視學養老同在一處同在一日甚

明其云東序者大學之東學也

應氏鑄謂東序卽大學之東室非別一學此說

誤周人立四代之學東序在東瞽宗在面上庠在北成

均在南當代辟雍居中凡五學總謂之大學在明堂中

見於大戴禮賈子新書詳學制考王制所謂大學在郊也此

經又云學干戈羽籥皆于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可

見東序與上庠同在一處皆當在郊而不在于國鄭謂周

小學在郊大學在國又以虞庠為即上庠詳學制考故此注

云既視學於上庠乃入而之東序養老殊不思天子視

學必是大學豈有不於大學而於小學邪虞庠在國之西郊亦是大

學非小學詳學制考祭先聖先師又豈得在小學中邪虞庠上庠

其名不同其地又異安得混而為一邪三老席于牖前

南面五更席于西階上東面鄭注所謂三老如鄉飲酒

之賓五更如介也羣老如眾賓位以南面為最尊故賓位南

面況天子事三老五更以父師道尤宜居南面之位而

漢明帝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李躬東面五更桓榮

南面非禮也魏與北魏北周皆三老南面五更東面乃與禮合祭義樂記皆云

會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據此是養三老五更

用會禮言醕不言獻其為會禮明矣王制云凡養老有

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會禮周人脩而兼

用之謂周或用饗燕或用會也燕禮為輕王者尊事老

更故不用燕禮饗禮為隆然體薦而不會爵盈而不飲

几設而不倚非孝養之義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當修其孝養故不用饗禮則用會禮爲宜會禮不獻酒公

大夫禮

可考此經云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

之以孝養也醴是酒之初釀其味甚甘者與祭祀五齊

相似五齊尊于三酒

士冠禮禮子以醴不醴則此用醴醴用酒亦可知醴貴于酒

不用酒亦所以尊之也醴用以酌非用以獻鄭注云退

修之謂既逆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闋是燕饗之禮

非會禮也修之以孝養卽所謂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酌非獻酒也經又云反登歌清廟既歌論語以成

之也反者謂天子袒割執醬饋畢

酌于會畢當在登歌下管之後

反其

初位也主人位于阼階上東面此天子父事三老不敢

用賓主禮當位于阼階上北面也鄭注云反謂獻羣老

畢皆升就席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孔疏云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

今皆反升就席至旅酬之時談說善道此全用燕禮鄉

飲酒禮爲解失之遠矣夫三老五更王者所尊事豈有

立于階下之理且經文反字承修之以孝養之下明是

天子反非老更反也會禮本無獻酢與酬天子尊事老

更不用賓主禮尤無獻酢與酬可知又安得有旅酬乎

經又云有司告以樂闋此謂合樂闋也天子樂有四節

先金奏次升歌次下管卒合樂天子享諸侯及祭祀宗廟皆金奏肆夏升歌清廟下管象合樂文王此經言發

詠在升歌之前卽金奏肆夏也

肆夏亦有辭故云發詠或謂有聲無辭者非也

詳古樂次第等差考合德音之致卽合樂也

皆本鄭注

合樂在後則樂

闕指合樂明矣燕禮有無算爵故有無算樂此用會樂

不得有無算樂也

會禮周官本有樂此篇尤其明證祭義謂會嘗無樂非也但無無算樂耳

鄭注云此所告者謂無算樂抑又誤矣羣老亦國老庶

老不得與三老五更同會至五更則尤非庶老甚明大

戴禮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前執醬而親饋之所以

明有孝也國老卽三老五更

羣老天子不親饋當使宰夫饋之

此五更

爲國老之確證蔡氏以五更爲庶老非也會三老五更

之禮此禮之大者與常時養老不同王制云周人冕而

祭玄衣而養老是常時養老用玄衣不用冕服祭義樂

記皆謂天子會老更冕而總干是用冕服矣周官司服

云王饗射鷩冕此會老更尊之與大饗略同故亦冕服

隆於常時養老五禮通考謂每歲仲春季春秋天子

皆視學養三老五更及羣老非也養三老五更或在視

學時或不視學時學記云未卜禘不視學禘祭在孟

夏則視學不在春而大戴禮言春秋執醬而饋則春時

亦有會老更之禮此不在視學時也古者大學四時釋

奠但祭先師惟始立學及天子視學則兼祭先聖是知
視學非常禮或一年一行或閒年一行大抵閒年爲多
蓋視學必有考校之事視者觀察之意學記謂中年考
校是視學閒年一行也視學兼養老更冬夏無養老禮
則視學多在秋時老更用會禮會養陰氣於秋較宜也
王制言天子爲不率教者視學此無常時不必閒歲亦
不必在秋然非常禮也此視學有考校事雖無常時亦當自夏以後月令仲
春習舞季春大合樂天子往視此固每歲行之然視樂
非視學也通而言之亦可言視學然非正視學也視學非比年則養老更
亦非必比年行矣况一年三舉乎雖不視學時亦有行

之者然旣與春秋養老別行要不過一年一舉耳大戴
禮春秋親饋謂養老更或春或秋非謂每歲春秋皆行
之也此經又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在季春養
老乃常禮非養三老五更也鄭謂養老更在大合樂時
抑亦誤矣此經末有命公侯伯子男反養老於東序之
文蓋諸侯朝會適當秋時天子特行此禮以教諸侯之
弟也與

合樂三終解

鄉飲酒禮合樂三終說者不一賈公彥謂堂上歌瑟堂
下笙磬合奏六詩曰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孔沖遠謂

工歌關雎笙吹鶴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芣合之工
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萬充宗謂周南召南惟其所用
不必同時竝奏也案歌笙異詩有似閒歌何謂合樂且
關雎與鶴巢葛覃與采芣卷耳與采蘋文詞多寡不同
音節長短自異何以合之乎此孔之謬也古者歌詩入
樂皆一定不易況合樂爲正鄉射注云不略合樂者周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
正也反可移易乎明日息司正鄉樂唯欲以其禮輕也於
此著鄉樂唯欲之文則前此合樂必不惟其所用可知
矣此萬之謬也賈說得之然六詩當爲六終何謂三終
其義尙未詳也竊謂鄉飲酒燕禮樂皆有四節一升歌

二笙入三閒歌四合樂升歌笙入樂章皆三篇閒歌合
樂樂章皆六篇昭其稱也且四節以合樂爲盛閒歌旣
用六篇豈合樂反止用三篇乎又周南爲王化所始召
南爲王化所及二者竝重不可偏用故竝用六詩也二
南本分不可交錯而歌亦不可連二詩爲一終故二南
各三終其爲六終也然雖有六終卻止作三終論與閒
歌三終正自一例閒歌併歌笙爲一終合樂併周南召
南爲一終故六終亦可謂三終也閒歌六篇亦本六終
賈疏云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
然是爲六終明矣世儒多疑合樂六終不得爲三終何

獨不疑閒歌乎知閒歌六終之爲三終而合樂可無疑矣蓋三終者樂之例也樂與禮相準三揖三讓禮必以三爲節故樂亦必以三終爲節升歌笙入既皆三終則閒歌合樂亦必皆三終此其例也故雖有六終必併作三終稱之焉若夫天子饗諸侯及兩君相饗金奏肆夏三終升歌清廟三終下管象三終合樂文王大明縣三終皆三篇爲三終以無閒歌六篇故合樂止當用三篇

詳古樂節

且大雅小雅尊卑不同又未可並用也

古人歌詩

次等差考

大雅卑於頌一等小雅又卑於大

雅一等二南又卑於小雅一等大夫士升歌小雅合樂

二南天子諸侯升歌頌則合樂空大雅不空併用小雅此合樂止用文王之三也二南皆鄉樂正大夫士所宜歌故並用之燕禮諸侯燕大夫士故即用大夫士之樂其合樂亦並用二南也

薦考

薦者倣乎祭禮而爲之而與祭異者也祭必卜日薦不

卜日祭有尸薦則無尸

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稷饋謂薦也薦無牲故謂

之稷饋

祭有牲薦則無牲

公羊傳注云無牲而祭謂之薦祭有樂薦則無

樂此其異也薦有三一曰天子諸侯之薦一曰大夫士之薦一曰庶人之薦天子諸侯之薦有二一曰薦新月

令云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鮮當作獻先薦寢廟季春

薦鮪於寢廟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孟秋嘗穀

穀者梁也梁亦曰禾說文禾嘉穀也熟于仲秋孟秋可先嘗也經傳凡言禾言穀言粟多指梁而言程易田考之詳矣鄭注以為黍稷之屬方氏慈指稷言皆非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

稻季冬嘗魚皆先薦寢廟凡薦新皆必物之新熟者又

必以穀為主此穀字泛言此一定之理也鄭注仲夏以雛嘗

黍云此嘗雛也案以雛嘗黍文法與以彘嘗麥以犬嘗

麻嘗稻一例明是嘗黍非嘗雛也經本言嘗黍而以為

嘗雛可乎如鄭說當言以黍嘗雛雛蓋雞也見呂氏春秋雞豈必薦於

仲夏乎鄭誤以下文嘗穀為黍稷謂黍熟於孟秋故不

以此為嘗黍耳孔疏云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夫舊黍何

得謂嘗新乎其謬甚矣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

黍是也此說得之黍多熟于孟秋其最早者或仲夏已熟歟先薦寢廟注疏

以為薦於廟後之寢先儒皆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

寢藏衣冠几杖而薦以新物不知主者神之所依也主

藏於廟則薦新亦必於廟安得薦於無主之寢乎陳氏

禮書從其說又謂月令集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寢

廟不皆廟後之寢也案陵寢之制始於漢初秦時恐未

必有此且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國語

非秦書何亦云寢廟乎竊謂古者廟與寢同制廟後又

有寢故廟亦曰寢廟寢廟即廟也宮本與廟別詩云雍雍在宮

肅肅在廟宮為路而喪服傳有築宮廟之文繼父同是居傳

廟亦曰宮廟寢廟猶宮廟也經文雖言寢廟其實止是

薦於廟非薦於廟後之寢也薦本無牲而天子薦新用

羔彘犬似亦有牲矣然天子祭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具

備而薦新僅用一牲且羔異于羊彘異于豕犬非宗廟

正祭所用則亦可謂無牲也雖與魚不必言矣諸侯薦

新當與天子略同大夫士亦有薦新其禮當降殺於天

子諸侯蓋止用雞魚等物未必有犬彘矣一曰朔薦祭

法國語言天子諸侯有月祭夫祭不欲數月祭不亦數

乎竊謂月朔之禮薦也非祭也長樂陳氏以月祭為薦

新不知薦新隨物熟之時不必月月薦之也譙周禮祭

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像

平生朔日也此以月祭為薦得之矣而云但薦四親而

不及二祧則猶沿祭法之誤也祭法一書多不可信其

云二祧不月祭於義未安時祭既同則月朔亦必同矣

喪禮於寢朔奠與薦新同士喪禮檀弓皆云薦新如朔奠則吉禮於廟

朔薦亦宜與薦新略同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

朝于廟告月告朔也朝廟即朔薦也鄭氏以朝廟為朝享非也朝享禮大

禮朝廟小猶者可以已之辭是告朔重於朝廟天子告朔以

特牛本鄭氏說朔薦當以特羔諸侯告朔以特羊朔薦當以

特豚禮器云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

大牢為天子諸侯祭禮則羔豚之祭亦屬天子諸侯可

知且惟天子宗廟之祭乃有百官助祭也孔疏謂羔豚

為無地大夫之祭失之陸農師曾駁之五禮通考云大夫祭用少牢謂羊豕此云羔豚

乃羊豕之小者耳不知大夫祭用羔豚是儉不中禮晏子所以為隘也此經言羔豚而祭乃合于禮者通考說

亦薦本非祭而此云祭者散文通也中庸云薦其時會

是時祭亦通言薦故月薦亦通言祭也羊豕為牲羔豚

小尙未成牲所謂無牲而祭為薦也告朔百官皆至故

有百官助祭若薦新則百官皆未必來助矣高堂隆以

羔豚而祭為薦新亦非也天子玄冕告朔則朔薦亦玄

冕諸侯皮弁告朔則朔薦亦皮弁告朔在先聽朔次之朝廟又次之天子皆

服玄冕諸侯皮弁至朝乃各易朝服大學始教皮弁祭先師蟠祭亦皮弁

是皮弁亦祭服也不服冕者朔薦禮輕不得逾於告朔

又宐別於正祭也大夫士宗廟亦宐有朔薦國語謂卿

大夫舍月恐非也古人月朔皆加膳天子朔會大牢諸

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加于常會一等孝子事外如

事生則大夫士月朔豈可無薦乎但降殺于諸侯不得

薦以特豚蓋陳其籩豆脯醢而已若夫大夫士之薦則

不仕無田者也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

子言君子之急于仕而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可知無

田謂不仕者也

趙岐注孟子云惟細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細祿不但無圭田也

或謂

現仕爲大夫士者亦或有無田非也

古者以田爲祿既仕未有無田者也

鄭注云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案祭與薦對言是謂有田祭而不薦無田薦而不祭也鄭謂有田者既祭又薦明與經不合且此薦字乃四時正祭貶降而爲薦與薦新不同孟子言士無田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可知此薦非薦新之薦也大夫士雖無田亦豈得不行四時之薦乎若僅行薦新則與庶人等矣祭以首時則薦亦宜用首時若遲至仲月是不敬

矣無田所以不祭者以力不能備物也若薦以首時豈亦力不能備乎庶人之薦且以首時大夫士豈反用仲月乎如以爲薦新則無定時亦不必在仲月矣何休注公羊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此說更謬天子諸侯祭而不薦大夫士有田亦然惟無田者不祭而薦祭與薦皆四未有三祭三薦再祭再薦者也若以爲薦新與朔薦則不止四三與再矣五禮通考以士四薦爲僭而取其再祭再薦之說殊不知祭之等級在于犧牲器數不在于四與再也士祭以特牲三鼎雖四祭豈爲僭乎若以士祭爲僭則一祭亦不可

何必四乎大夫薦以特羔士薦以特豚

本注

孟子所謂

犧牲不成也薦亦有器但不如祭之具數所謂器皿不

備也至于庶人之薦又與大夫士異祭法庶人無廟王

制云庶人祭於寢鄭注云寢適寢也孔疏云此庶人祭

於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案天子六寢諸侯四寢

大夫士二寢庶人則一寢而已豈復有適寢哉庶人凡

民之通稱不必為府史者也府史亦不當有適寢聘禮

記云士館于工商說者以為館于外之適寢非也竊謂

由士以上夫婦異寢

大夫士二寢者夫婦各二寢也

庶人則夫婦同寢

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鄭注庶人或無妾是謂庶人有

妾者有側室也

側室小寢也在燕寢旁故名側室

然有妾者亦不必皆

有側室即有側室者其夫婦所居之寢亦不得為適寢

蓋適寢對燕寢而名非對側室而名適寢非寢息之所

而庶人之寢則寢息于此也工商亦庶人安得有適寢

士館之者此庶人蓋有側室夫婦暫居于此而以其寢

為客館也鄭謂庶人祭于適寢者始以燕寢乃寢息之

所祭先于此則藝也不知寢息在室其堂乃行禮之地

庶人無廟凡禮皆行之于寢何不可祭乎王制云庶人春薦韭夏薦

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此四

時之薦亦皆以首時韭熟于孟春麥熟于孟夏黍熟于

孟秋稻熟于孟冬也薦新本不必首時而庶人即以薦
新為時祭故各以首時薦之稻之早者孟秋已熟此孟
冬薦稻稻之最遲者也國語云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
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又云庶人會菜
祀以魚是庶人之薦并無羔豚之牲王制云黍以豚非
也王制出于漢儒
多有不可信者

喪禮飯含考

喪禮有飯含飯含非二事也以口所含謂之含以象生
時之飯謂之飯一而已矣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
又云飯于牖下襍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

三又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鄭注云士親飯必發
其中大夫以上賓為

飯焉則
有鑿巾

士喪禮云夏祝徹餘飯此皆言飯不言含喪大

記云含一牀檀弓云徐君使容居來弔含襍記云含者

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周官玉府云大喪其含玉春

秋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車馬
曰贈

此皆言含不言

飯可知飯即含含即飯非有二也鄭注士喪禮云士之

子親含後又云設巾覆面為飯之遺落米也又襍記言

飯注言飯含是鄭亦以飯含為一也周官玉府止言含

玉而典瑞言大喪其飯玉含玉飯玉二字疑是衍文注

疏強為分別非也大戴禮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

飯以珠

此下疑脫一句

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春秋稽命徵云

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皆析飯含爲二事謬矣士喪禮言飯以米貝與檀弓合竝不言士飯有珠今謂士飯以珠殊不可信則其餘皆不足據可知也白虎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會今歿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歿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此以飯含爲一得之矣然諸夫士則亦失之公羊文五年傳云舍者何口實也何休注云孝子所以實親口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

璧

或作碧

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此亦分

飯含爲二而以含爲珠玉飯爲稻米又與大戴禮春秋

緯異

後世喪禮皆用何氏說

要皆與經不合天子以珠大夫以璧

又無根據謂文家加飯以稻米則殷人飯不以米於義未安其失亦與孟堅等矣襍記謂天子至士飯皆以貝而有等差鄭注云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不知禮記周時之書皆記周禮閒有言夏殷禮者必明標夏殷字此不言夏安見爲夏禮乎然此亦鄭之疑而未定者耳隱元年穀梁傳云貝玉曰含檀弓云飯用米貝此皆通上下之詞竊謂天子諸侯含以玉大夫士以

貝玉者物之最貴者也故服飾器用惟天子得用玉諸侯亦閒用之大夫士不得用古者金玉

曰貨貨字从貝財字亦从貝中庸言水之不測貨財殖

焉貨財指貝與珠玉之類于闐國有玉河出玉最美是玉亦生水不徒珊瑚也則

玉亦可通稱為貝所謂天子飯九貝諸侯七貝者實九

玉七玉也經文簡省不及細別此類甚多如周官公侯

伯執圭子男執璧而曲禮云諸侯圭贊大行人曰公圭

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璧亦圭之類故通稱圭也周

官鼓人云以路鼓鼓社祭祭地與社皆鼓路鼓祭地用路鼓見

大司樂以地與社同類故通稱社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

會以飲與會同類故通稱會也書盤庚云具乃貝玉是

貝玉同類故通稱為貝其不以玉該貝者玉可通稱為

貝貝不可通稱為玉也抑或天子諸侯皆有貝貝有小者曰公

貝么貝口亦能容又加以玉此說亦通天子含玉見於周官諸

侯含玉見於禮記春秋皆有典據左氏成十七年傳云

子叔聲伯夢會瓊瑰哀十一年傳云陳子行命其徒具

含玉孔穎達謂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為含者以珠

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見禮記疏

案孔氏謂大夫不得以玉為含瓊瑰玉也孔言珠玉此似以瓊瑰為珠失之此

說自確士禮疏謂大夫飯兼有珠玉非也而謂非當時實含用玉則與

經不合蓋春秋大夫多僭國君之禮其以玉為含者實

有之要非先王之制也何休大夫舍以璧之說殊謬襍
記舍者執璧有寡君之詞此諸侯舍用璧也鄭注云舍
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是鄭謂五等璧有大小疑
當依命數公九分侯伯七分子男五分天子之玉一寸
二分古寸短一寸二分得今九分六釐不必爲璧制然經無明文未可
定也米者生時所食飯舍用米必不可缺蓋自天子至
于士皆有米庶人亦宜飯以米貝貝一而已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于
筐是飯用稻也疏云按喪大記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
梁蓋天子之士也飯與沐米同則天子之士飯用梁大
夫用稷諸侯用梁鄭又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則飯亦用黍可知鸚竊以爲不然君者國君也大夫次
于君士次于大夫其爲侯國之士甚明禮記一書言禮
之差等所謂大夫士者皆侯國之大夫士也惟禮器言
冕旒謂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特爲王朝之大夫士
侯國大夫冕不得有七旒五旒士不得服冕然大夫別爲二等與他處不同
自可知爲王朝之大夫而士亦從可知矣此言大夫沐

稷爲侯國之大夫則豈得以士爲天子之士乎士沐梁
蓋涉上文而誤當從士喪禮作沐稻夫君旣沐梁士豈
得與君同說者謂士賤無嫌非也經典論禮之等級士
皆與君異卽如喪大記篇所謂君斂以篋席士以葦席

小斂君錦衾士緇衾君錦冒士緇冒君松楸士襍木楸
此類不可枚舉士無一與君同者何獨於沐尸而同之
梁字之誤明矣天子沐黍經無正文鄭以義推之亦自
可從此以天子諸侯相對而別大夫士相對而別尊卑
等差之又一例也尊卑等差之例不一有天子至士遞降者如天子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此其正也又有天子諸侯一制大夫士一制者如天子諸侯臺門大夫士不臺門之類也有天子諸侯大夫皆同士獨異者如天子諸侯大夫皆三門士二門之類也有諸侯大夫士皆同而天子獨異者如天子有四阿重屋諸侯以下皆無此制之類也有天子與諸侯異大夫與士同者如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皆三月之類也有天子諸侯同而大夫與士異者如天子諸侯皆有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之類也有天子諸侯大夫皆一等士別為二等者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上士二中下士一之類也有天子大夫士

各一等而諸侯別為三等者如天子冕服十二章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大夫三士一之類也有天子諸侯相對而別大夫士相對而別公會大夫禮黍稷為正饌稻粱者此章沐尸之制是也

為加是黍稷貴於稻粱黍又貴於稷粱又貴於稻本孔疏

故天子沐黍飯黍諸侯沐粱飯粱黍貴而粱賤也大夫

沐稷飯稷士沐稻飯稻稷貴而稻賤也祭祀以黍稷為

粢盛黍稷之貴可知祭會必先黍黍貴於稷亦可知矣

士昏禮云贊爾黍授肺脊其證也諸侯日會粱稻大夫士日會黍稷見內

則注此以粱稻之味美於黍稷別是一義公會大夫禮

尊黍稷卑稻粱而常會反是蓋禮會貴義不論味之美

惡而常會取其養體必以味為主也禮會尚玄酒賤酒醴常會則不用玄

酒義亦猶是也祭祀貴黍稷而賤稻粱亦尚玄酒血腥之義鬼神與人殊也既歿有鬼道故飯尸所向與祭祀略同也士喪禮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由是上推大夫五貝米當十五扱中尊于左右空實三貝左右各一貝中九扱米左右各三扱米諸侯七貝米當二十一扱中亦實三貝左右各二貝中亦九扱米左右各六扱米天子九貝米當二十七扱中實五貝左右各二貝中十五扱米左右亦各六扱米禮又云實米惟盈此空上下所同蓋扱數少者每扱米多扱數多者每扱米少各取其盈而已孝子之心弗忍虛必至於盈而

後安盡其仁也貝與扱數必依差等而不越循乎義也貝爲天下之寶故不可必於盈米爲生人所會故不可以不盈此皆聖人制禮之精意也至于飯用米貝之義檀弓云不以會道用美焉耳不以會道此與明器同意蓋弗忍虛則無致歿之不仁不以會道則無致生之不知也洪範以美會爲玉會飯用貝玉所以示美會之意鄭注云會道褻米貝美是也白虎通以含用寶物爲有益歿者形體則失古人之意矣區區寶玉何能有益形體若欲使尸不壞當多用玉以斂然厚葬適遭盜賊之發掘何忍爲此古君子生必佩玉而歿後去佩玉玉笄

玉璜亦皆去之不用聖人蓋慮之深矣

周徹法名義解

徹法之說不一鄭康成云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

見論語注

後漢書陸康云徹者通也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朱子云徹通也均也同溝其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毛西河云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徹者通貢助而言也萬充宗云周無公田以九百畝分之九夫取其什一而不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是通乎夏殷也案通乎天下通乎萬世三代之法皆然不獨周之徹也孟子言農有等差有倉九人至五人之間若合作均收則勤惰無分安

得有等差乎大田詩明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引

是詩謂雖周亦助可知周之徹法亦用殷之助也

詳井田考

數說皆非惟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為通乎夏殷此說

似較諸說為長而亦未為得也汪瑟庵師云貢助通用

三代皆然但立名取義不同耳鶚案此說甚確比閭鄰

里等制夏殷時當已有之六鄉六遂之民皆五五相聯

不得為八家同井之制故用貢法又餘夫之田不得為

方里而井之制

詳井田考

亦宜用貢則殷不獨用助矣夏小

正云初服于公田夏有公田是夏亦用助法大雅公劉

云徹田為糧公劉當夏時而行徹法又夏用助之一證

也謂之貢者取以下供上之義示後世人君當恤民力
即公田所納亦謂之貢也用貢之弊非夏之貢也此當善會夏殷亦兼
貢助是周徹法之義非取通乎夏殷也然則所謂徹法
何也孟子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助徹皆從八家同井
起義僭之力以助耕公田是謂之助通八家之力以共
治公田是謂之徹蓋公田必不可分先儒或謂以公田
分之八家使之耕治不知公田百畝八家分之每家得
十二畝半此半畝如何可分且田之分必以溝涂乎是
則公田必八家通力以治之明矣孟子云八家同養公
田同養者通其治之之謂也

古樂節次等差考

古樂節次與等差先儒未悉詳也閒考古樂上下所用
其節共有六一曰金奏堂下用鐘罍兼有鼓磬以奏九

夏周官鍾師云掌金奏鄭注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

擊鼓又燕禮注肆夏以鐘罍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

也九夏為樂之大者鐘罍鼓磬亦皆樂器之大者故空

用之也四器並用而第春贖應雅以節之笙師云春贖

言金者以鐘罍為主也樂鄭注祿樂祿夏之樂贖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

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祿夏以此三

器築地為之行節明不失禮案國語論樂云革木以節
之贖應雅皆木音祝故之類皆所以節樂者也鄭謂以
為行節者禮云趨以肆夏是金奏肆夏以為行節贖應
雅以節樂即節行也但賓出奏陔夏惟鄉飲酒燕禮
用之若兩君相見及天子大饗諸侯賓出入皆奏肆夏
禮所謂趨以肆夏者兼出入言也笙師所掌又天子之

樂也然則祓樂非止陔夏疑九夏通名為祓樂猶言緜
樂燕樂也王出入奏王夏亦奏之以為行節諸夏皆當
類此春字統贖應雅三件猶上以馡字統竿笙埙簫簫
簾篴管也先鄭以春贖二字其為器名則亦當以馡字
統之此豈可馡之器邪此樂之始也魯語云先樂金奏
又謂以竹為之恐亦非然仲尼燕居言升堂樂闋樂
指金奏則金奏亦為樂矣二曰升歌堂上鼓琴瑟歌
詩階閒以拊節之書言搏拊琴瑟以詠周官大師帥
下鐘磬應之堂下鐘磬與歌相應曰歌鐘歌磬即編鐘
也詳特亦樂之始事也無金奏者以升歌為始有金奏
磬考下樂之始升歌為三曰下管堂下以管奏象或新宮
堂上樂之始也書言下管鼗鼓合止祝啟是鼗鼓祝啟
鼓祝啟以節之皆所以節下管也升歌亦兼節以祝啟
但用拊而不用鼗鼓詳祝啟考亦鐘磬應之此樂之中也四曰笙入
禮

記云笙入三成燕義云堂下笙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
笙入三終成與終義同謂笙入三成也言南陔白華華黍已見于經也下管
新宮不言三成笙入三成不言南陔白華華黍互見法
也賈疏謂笙吹新宮亦用鼗鼓祝圍節之鐘磬應之此
三終混而為一失之亦樂之中也五曰閒歌堂上歌魚麗堂下笙由庚歌南
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亦樂之中也六
曰合樂堂上歌詩琴瑟與堂下之樂合作其詩或雅或
南其器八音畢奏此樂之終也後又有無算樂其詩惟
所欲其樂不限幾終此不在正樂之數且惟鄉飲酒燕
禮有之兩君相燕天子燕諸侯亦響會則否蓋無算樂
乃無算爵所用非燕飲不得有無算爵也堂上所歌皆

風雅頌之詩堂下笙管金奏非詩也周官儀禮左傳皆不言歌可知非詩也

也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南陔六篇本不在詩中可知若并六篇計之當有三百十一篇矣

然亦有辭其體當稍與詩異蓋載在樂經樂經亾而遂

失其傳也今樂記亦樂經之遺蓋所以釋樂經者也故止言其理至于樂之節次以及五聲入音六律六呂與笙管金奏之曲

皆載于經今不可考矣 鄭氏以九夏新宮及南陔等

六篇皆為詩謂九夏頌之逸篇南陔等小雅之逸篇皆

非也頌非大夫士所得用而鄉飲酒賓出奏陔夏則九夏非頌可知也 朱子謂笙詩有

聲無辭亦非也杜預注左氏襄四年傳云肆夏樂曲名

此說最確九夏為樂曲則笙管所奏亦當別為樂曲而

非詩矣金奏下管樂之大者笙入閒歌樂之小者故天

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書笙鏞以閒東方之鐘磬曰笙西方之鐘磬曰

頌鏞與頌通謂下管之曲以鼗鼓祝敵節之而以笙頌鐘磬閒迭應之也若是閒歌則笙與歌相閒不當言鏞

矣說者多以為閒歌非也 大夫士有笙入閒歌而無金

偽孔傳以鏞為大鐘亦非 鄉飲酒禮賓主奏陔然有鼓無鐘不得名為此

奏下管金奏又但于賓出奏之與先樂金奏異也 此

其等差也燕禮有金奏升歌下管笙入合樂而無閒歌

以閒歌為輕故略之也然則兩君相見與天子饗諸侯

其不閒歌可知而無笙入亦可知矣仲尼燕居言兩君

相見入門金作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言笙閒徧考諸

經皆無天子諸侯樂用笙閒之說乃鄭氏謂諸侯相與

燕天子燕諸侯其笙閒之篇未聞是謂天子諸侯亦有

笙閒非也

或疑燕禮諸侯之禮也而有笙入閒歌是諸侯樂亦笙入閒歌矣不知燕禮是諸侯燕大夫故即以大夫樂樂

升歌為第二節下管為第三節合樂為第四節每節皆

三終大夫士之樂以升歌為第一節笙入為第二節閒

歌為第三節合樂為第四節每節皆三終兩兩相當也

然金奏所以迎賓送賓祭祀以迎尸送尸始終皆有之

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是知始終皆有金奏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禮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此其明證尸出入皆奏肆夏則

賓出入不宐有異鄭注禮器乃破肆為陔失之故非樂

之正則止三節九終而已樂為陽聲陽極於九又禮樂

相準響禮極於九獻故樂亦不過九終也九終即九成

虞書云簫韶九成周樂亦如是也大夫士升歌亦為正

樂是有十二終樂節不以多為貴也俗說謂天子九成

諸侯六成謬矣鄉飲酒禮大夫士相見之禮也其樂先

無金奏升歌鹿鳴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

燕禮為諸侯燕大夫故即用大夫之樂而燕他國之大

夫以非己臣故其樂異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

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

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

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此當是燕他國之聘賓上文所

謂四方之賓也以爲他國之賓故不用常燕大夫之樂

以非敵體之君故不用兩君相見之樂參酌二者而爲之也觀其金再作與兩君相見之樂略相似其爲燕他國聘賓明矣鄭注謂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夫金奏下管人君之樂也卿大夫勞於王事亦人臣分所當爲者也安得以人君之樂樂之乎大射先行燕禮而有金奏下管者以禮與常燕羣臣異也蓋大射非所以燕大夫而其實又有諸公諸公者內則爲孤外則爲附庸之君也

本孔搗約說

其分有似於諸侯而究非敵體故

參用諸侯大夫之樂豈得以彼例此而謂燕本國大夫可用金奏下管乎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注云賓朝聘者夫兩君相朝大夫來聘其分不同樂宜有別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懸興是知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專指諸侯來朝不兼聘賓也若君臣同樂豈所以辨等威乎考之周官大行人司儀所以待朝聘賓客禮數不同則樂之不同明矣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而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卽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殊燕禮謂燕他國大夫得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爲使臣不敢與聞蓋諸侯燕聘賓惟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

本孔搗約說金奏非正樂不必三終燕禮記升歌下管
笙入合樂合三終已有十二終矣若肆夏又三終則有
十五終樂未有如此之多者故止一終不計惟十二終
而已天子諸侯有九終若并金奏計之亦十二終大夫
士樂亦十二終其外傳謂金奏肆夏繁遏渠肆夏其一
例皆無不合也

繁遏其二渠其三以肆夏統之故曰肆夏之三猶文王

大明縣三篇稱文王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稱鹿鳴

之三也

杜注及國語韋注皆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
遏納夏一名渠與文王鹿鳴之例不合劉光伯

已駁之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
也渠思文也九夏非詩此說附會不足信孔疏以此

為升歌肆夏與燕射納賓異失之孔搗約
會辨之夫金奏與升

歌迥殊經典皆言金奏肆夏並無升歌肆夏之說自鄭

氏以肆夏為升歌孔氏亦沿其誤矣阮雲臺師曾
駁鄭說之誤又樂

闕亦有異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闕是賓未

卒爵也郊特牲言卒爵而樂闕當兼賓主言蓋諸侯為

賓其禮宐隆故樂闕必待卒爵也又燕聘賓金奏止二

節與兩君奏三節異焉兩君燕饗之禮禮經已亾戴記

略存其概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

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又

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又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

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金作注疏不言何樂據

郊特牲禮器所言可知金奏是肆夏也金奏肆夏有三

節賓入大門一作升堂樂闕主人獻賓再作賓卒爵樂

闕賓酢主人又作主人卒爵樂闕每節奏一章三節則三章也注疏謂賓入大門金作直至賓卒爵樂闕顯與經文升堂樂闕不合夫自大門以至廟堂遠矣又待賓卒爵而後樂闕其樂節甚長而賓酢主人金作主人卒爵而樂卽闕此樂節卻短何長短之不均乎且禮樂相爲表裏賓酢主人禮之一節也樂依之而爲一節主人獻賓禮之一節也樂亦當依之爲一節豈得自賓入大門至此并爲一節乎賓入大門至升堂爲迎賓之事其禮自爲一節樂亦當自爲一節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闕孔子屢歎之是二

事各爲一義故文不相屬卒爵樂闕兼賓主言之非謂賓入大門至賓卒爵而樂闕也燕禮記金奏樂闕得連賓及庭爲一節者以自庭升堂其地甚近若及庭始作升堂卽闕則促節之甚矣故連主人獻賓爲一節前不始於入大門後又不終於賓卒爵則樂節亦不甚長也樂曲止有一章可不必分爲三節也且金奏肆夏本兩君相見之樂燕聘賓權用之非其正也故作止之節特變其例若金奏之正法當各一事爲一節也大射肆夏亦不與兩君相見同公升卽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公拜受爵奏肆夏主人答拜樂闕又與燕聘賓少異蓋燕與人君樂節宜舒賓酢主人當於將洗爵射禮不同也

降階之時卽奏肆夏不似燕射公拜受爵乃奏也主人獻賓其樂亦宐然矣金奏雖有三節然總是一事合之止爲一節也大饗四事鄭注分金作爲二事於義未安皇氏通數夏籥序興是也舞有大武大夏詳後止爲一事則金作亦宐爲一事矣賓出之時又金奏肆夏是金奏凡四節然金奏爲樂之始以前三節爲正所謂先樂金奏也賓出奏肆夏而仲尼燕居言客出以雍者蓋堂上歌雍詩堂下奏肆夏也賓降階金作出門樂闕以賓入門時例之可知經不言合樂考之鄉飲酒禮燕禮升歌鹿鳴合樂二南是合樂卑於升歌頌大雅天子之樂也大雅小雅諸侯之樂也小雅二南大夫士之樂也鄭氏謂諸侯止用

小雅不得用大雅非也兩君相燕升歌清廟則合樂當用大雅左傳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謂合樂歌之晉享穆叔

升歌文王此非禮也穆叔所言當指合樂但未別白言之耳鄭氏詩譜謂諸侯于鄰國之君歌文王合鹿鳴顯與經悖矣至于樂舞上下亦

有等差鄉飲酒禮燕禮皆無舞大夫四佾士二佾蓋惟祭祀用之也惟燕他國聘賓則舞勺見燕禮記勺爲文舞無武舞也兩君相燕

乃有文武二舞周官鍾師云凡祭祀饗會奏燕樂罇師云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會賓射亦如之左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祭祀與燕饗同樂也明堂位云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清廟下管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祭統
言魯大嘗禘之樂亦然夫大賓與大祭相似升歌下管
既同則金奏合樂無不同而武舞大武文舞大夏亦無
不同可知矣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夏籥序興夏籥謂
大夏之樂以籥舞之舞兼羽籥不言羽省文此文舞也上文下管
象武當于象字絕句武上疑有缺文當云舞大武也先
武後文者周以武功得天下以文德致太平故武舞先
而文舞後也虞夏當先文舞後武舞殷周皆先武舞後
文舞後世皆以征伐取天下而舞皆先文
失夏籥次于大武故曰序興也鄭注以序爲
更似未確鄭注云象
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

是讀下管爲句象武夏籥序興爲句案下文云下而管
象明當以下管象爲句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皆言升
歌清廟下管象此其確證竊謂象者下管之樂曲也燕
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此云升歌清廟下管象兩兩相
比鹿鳴爲歌詩則新宮當爲樂曲清廟爲歌詩則象亦
當爲樂曲明矣若但言下管不著其曲而以象武爲舞
名不特與諸經不合顯與下文下而管象相乖刺矣管
象之象與象舞之象名同而實異鄭誤合爲一故以象
武爲武舞考左傳季札觀樂以象舞爲文王之樂是象
與武爲二舞也象武爲二舞夏籥止一舞武多文少此

何義邪且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皆止言舞大武竝不言兼舞象武也若以象武共爲一舞經典亦未有此稱

周頌序云維清奏象武也謂舞象舞武皆歌此詩猶言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天地分用也象本文

王之舞鄭屬之武王亦非也

見文王世子注

內則云十三舞勺

成童舞象勺象皆非大舞故於童時學之小賓小祭用小舞大賓大祭用大舞燕聘賓舞勺而不舞大夏大武則象亦小賓小祭所用可知也然則兩君相見必不舞象亦可知矣孔疏云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是讀下管象武爲句不知象爲下管之曲武非曲名也天子大饗諸侯之樂及燕羣臣與聘賓經文未詳鄉飲酒升歌鹿

鳴諸侯燕大夫亦然則知諸侯相饗升歌清廟天子饗諸侯亦空然而金奏下管合樂皆無不與諸侯同矣

說本

阮雲臺師

左傳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是金奏亦用肆

夏經有明文餘可類推王朝之卿大夫裔與諸侯同則天子燕羣臣亦用大饗諸侯之樂可知也文王世子言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則饗燕諸侯羣臣皆空與此同又一證也聘賓爲陪臣其樂空降一等始升歌文王合鹿鳴歎鄭謂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燕羣臣及聘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說之誤有三以金奏之樂爲升歌一也分元侯諸侯爲

二二也

禮器言王大響諸侯肆夏以送之是知不必響元侯奏肆夏也穆叔欲明肆夏之尊故特舉元

侯言鄉樂為大夫士之樂天子用之降尊殊甚三也其

響或上取燕或下就之說舉無當矣天子諸侯之樂大

概相同所異者器數之多少耳

如宮縣軒縣歌工八人六人入佾六佾之類又

如玉磬朱干玉戚凡祭祀宗廟之樂固與燕享同而祭

天地明堂社稷山川等神當別有所歌之詩詳於周頌

序說所舞之樂詳於周官大司樂

凡大樂皆必備文武二舞周官言天子諸

大祭祀宜有二舞矣乃止言一舞此殊可疑竊意以一

樂之舞為主而以其樂佐之周官言其所主者耳六樂

惟大濩大武為武舞餘皆文舞大武為當代之樂凡祭

皆宜舞之惟大濩既武舞當以大夏文舞佐之與大

武同據理論金奏下管不可考矣大夫士有樂縣有舞

之當如此

佾見于周官左傳則祭祀宜有樂矣鄉飲酒禮且用樂

豈祭祀反不用乎特牲少牢禮無之當有脫文

此經多闕文觀

覲禮萬充宗據禮記會嘗無樂之說謂禮以饋會為名

是用會禮故無樂非也會嘗無樂其說未可信

詳會嘗無樂辨

會禮不獻酒此經明有三獻豈用會禮乎祭用會禮經

典竝無文此特萬氏之臆說耳特牲少牢以饋會名者

蓋無朝獻腥爛之薦以饋熟為始故曰饋會非用會禮

也或謂用樂惟上大夫及天子大夫士用樂或君賜之

案禮器云大夫聲樂皆備非禮也以皆備為僭可知有

樂不為僭也此豈必為天子大夫乎左傳言衛君賜大

夫曲縣即軒仲尼譏其失可知大夫得有判縣判縣兩面縣見

周官此明是侯國之大夫也儀禮皆言侯國大夫士之禮

鄉飲酒禮有鹿中之文是士亦用此禮州長士也士且可用

樂豈必上大夫乎士用樂必待君賜經典未聞有此說

總之禮樂不相離有禮必有樂惟凶禮及冠昏無之吉禮尤不可

無是知大夫士之祭必有樂也其樂疑當與鄉飲酒同

以天子諸侯賓祭例之可知然經無明文未敢定也

闈考

闈者門之小者也所在不一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

之闈孫炎注云闈者宮中相通小門也見公羊疏郭注云謂相通小門

也蓋本孫氏說文亦云闈宮中門也此皆言宮中相通之門

也舊圖闈門在西壁近孔攜約圖在北壁直北階江慎

修戴東原圖皆在東壁極北為宮之東北隅諸圖皆止

一闈門又皆偏而不中鶚竊以為非也士冠禮云冠者

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云適東壁者出闈

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據此闈門在

東壁甚明則謂止在西北而不在東者誤矣逸禮云東

南稱門西北稱闈此說雖不確東西北皆稱闈惟南稱門然亦可稱闈蓋在宮

中之門皆可稱闈不必以方分也然亦可見牆之四周皆有門此門字兼闈敞

文門闈則謂止在東而不在西北者誤矣士虞禮云主

婦亦拜賓鄭注云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云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案賓位在西女賓出入空由西闈門襍記云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鄭注云女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孔疏云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夫人入升堂卽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鶚謂喪大記所言非尋常賓主之禮夫人弔於大夫士與君臨臣喪同士喪禮君至主

人出迎于外門外君升自阼階不用賓禮故夫人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亦不用賓禮主人出門拜迎不以女賓待之也若是女賓則當主婦迎之男子豈可迎女賓乎蓋凡婦人出入必由闈門升降必由側階賓主皆然一以明男女之有別一以明陰陽之貴賤禮之大義也而注疏謂女賓皆由大門正階失之矣然則主婦拜賓者拜之於西闈門也鄭雖不言西闈而引漢制東西掖門爲證亦可見古者宮牆東西皆有闈門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饔饔於西堂下記曰饔饔在西壁是西堂下爲西壁也士喪禮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鄭注云當坫之

東是東堂下為東壁也

堂上言墉言序不言壁孔搆士約謂東壁在堂上失之矣

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此東壁當與士喪禮東壁相近

而稍南蓋闈門當東壁之中也則謂在東北隅者誤矣

嘗考明堂有四門門皆居中劉昭續漢志注引大古明

堂之禮有日中出南闈日側出西闈日闈出北闈之說

此疑脫日朝出東闈云云

闈文門亦稱闈也太廟路寢大如明堂

詳廟

寢制度考

宐亦宮旁一門各居四旁之中羣廟小寢亦宐然

夫東西各有門則寢可直通於廟左寢右寢左廟右廟

皆可相通南北各有門則前寢後寢前廟後廟亦可相

通且四達無礙亦以示王者明四目達四聰之義門必

正中又以示王者大居正之義也解此而闈門之制明

矣凡在南者皆稱門然天子諸侯惟皋應庫雉路諸門

不稱闈大夫士惟外門中門正寢門不稱闈其餘羣小

寢之門亦得稱闈以在宮中而門小也爾雅釋宮言闈

小者謂之闈小闈謂之閤閤不見于經經典有闈又有

闈闈與闈散文亦通

說文云闈特立之戶上園下方有似圭此本圭實為解與經典之闈

不同又云闈門旁戶也亦與爾雅異皆非正義

公羊宣六年傳云趙盾與諸大

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闈而出者

何注云從內朝出立於外朝見出闈者外

朝在闈外內朝在闈內可知此說非也

闈蓋小寢之門

也靈公殺膳宰在小寢中使人以畚載尸出小寢門諸

侯有三小寢

詳諸侯四寢考

門皆南向東西小寢在路寢後兩

旁故於路門外之朝得見之也此小寢門稱闈之證稱

闈則亦可稱闈左氏閔二年傳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

武闈杜注云宮中小門謂之闈孔疏云名之曰武其義

未聞竊疑武本虎字唐避諱改爲武也路門畫虎稱虎

門

虎門見周官左傳畫虎本鄭氏周官注

小寢門蓋亦有畫虎者故曰虎

闈若路寢旁通之闈不得有此名矣人君恆居小寢故

閔公於此遇弒也大夫小寢門亦曰闈公羊宣六年傳

又云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闈則無人闈

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會魚殮此敘靈

公使人殺趙盾之事大夫亦恆居小寢正寢非常會之

所此云方會魚殮其爲小寢甚明小寢門小故曰闈也

樂記闈門之中亦當指小寢門闈與闈通稱此皆在南

者稱闈也若夫廟寢之外周圍牆垣亦有闈門其在南

者天子曰皋門諸侯曰庫門大夫士曰外門或曰大門

則上下通稱也門亦各居正中左氏哀十四年傳云子

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先言闈後言大門可知非宮中

之闈此闈蓋屬於外牆徒兵自外攻之也杜注云闈宮

中小門孔疏云闈在宮內必得入大門乃得至闈今言

攻闈與大門者公宮非止一門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

闈故與大門竝攻此泥於爾雅宮中之文故不得其解也周官保氏云使其屬守王闈此闈屬于外牆與大門同類凡人得至故須守之若宮中闈門凡人不得至安用守乎卽欲守之而闈門甚多豈保氏之屬所能盡守乎鄭注云闈宮中之巷門亦失之矣劉昭續漢志注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此說亦謬師氏保氏之守門闈但使其屬守之其施教國子竝不在此安得謂門闈之學乎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師氏保氏所教蓋小學之國子也學在大門

內東方與門不相近與闈尤不相近也東南稱門而北

稱闈逸禮之說本不足據劉氏據此而謂師氏居東南

門保氏居西北門誤矣闈小於門保氏卑於師氏師氏中大夫

夫保氏下大夫故師氏守王門而保氏則守王闈若師保各守

二方尊卑莫辨矣周官闈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師

氏掌守王之門外且蹕鄭注云門外中門之外是師氏

不侵闈人之職也內則云深宮固門闈寺守之是宮中

小寢之門皆闈寺所守可知保氏所守之闈非宮中之

闈也宮伯云授八次八舍之職事鄭注云衛王宮者必

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此四角四中指外牆言四中

有宿衛次舍可知東西北各有闈門在牆正中惟有門
故晝夜皆須守衛也宮伯守於夜保氏則守於晝外牆
之闈門如此則宮中之闈亦無不如此可知矣廟亦有
闈門與寢同考工記云廟門容大局七個闈門容小局
參个鄭注云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七個二丈一尺廟
中之門曰闈小局脚鼎之局長二尺參个六尺案廟之
小寢當殺於正寢諸侯以下又當遞殺可推而知也詳廟
寢制
度考

射奏騶虞貍首解

古者作樂堂上有歌堂下有奏歌者以琴瑟歌詩也奏

者以鍾鼓奏九夏也

九夏樂曲名非詩也詳古樂節次等差考

鄉飲酒禮燕

禮前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後言奏陔大射儀前

後言奏肆夏奏陔中言歌鹿鳴三終

歌鹿鳴三終猶言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也一篇為一終左傳上言工歌鹿鳴之三下言四牡皇華其證也凡升歌間歌合樂詩皆三篇未有止歌一篇者鄭注謂不左傳言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

三鹿鳴之三是奏為九夏詩則言歌而不言奏也乃鄉

射言奏騶虞大射言奏貍首騶虞貍首皆詩也周官射

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

士以采蘩五節騶虞采蘋采蘩皆詩則貍首亦為詩可

知矣

騶虞三詩皆在召南疑狸首亦召南之逸篇也詩鄭注以為曾孫侯氏之詩劉敞以為鶻巢皆非

何以言奏此蓋不歌於堂上而奏於堂下者也何以明

之鄉射禮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

相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

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是工在堂下也後云司射降東面

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

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乃奏騶虞以射大師工之長也無升階

之文大射奏狸首亦是奏騶虞狸首在堂下明矣詩

必須歌奏必以鍾鼓此奏騶虞狸首蓋歌奏竝用不以

琴瑟而以鼓也周官大師云大射帥瞽而歌射節上文云帥

瞽登歌此歌不言登亦可為奏在堂下之證鄉射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

終或歌騶虞或歌采蘋皆可是射節之詩不盡拘也故騶虞為天子之射節而大夫士得用之狸首為諸侯

之射節而大夫士投壺得用之又武王郊射左射騶虞右射狸首是天子亦可用狸首也是騶虞狸

首皆必歌之矣然謂之奏當與金奏肆夏相似知其不

用琴瑟也鄉射云不鼓不釋鄭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

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大射亦云不鼓不釋鄭

注云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

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

七卿大夫以下五據此是射奏騶虞狸首專用鼓不用

鍾也止用鼓亦得言奏者鄉射云賓興樂正命奏陔鄭

注云陔陔夏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蓋大夫士無金奏

詳古樂節次等差考

故奏陔止以鼓其射奏騶虞亦止

用鼓可知矣大射爲諸侯之禮得用金奏而奏狸首亦止用鼓其義與金奏異也九夏爲樂章之大者金奏亦樂之大者故鍾鼓並用而以鍾爲主謂之金奏八音以金爲重也騶虞狸首以爲射節鼓是節樂之器故專取鼓以節歌卽以節射義無取於金故不用鍾且恐鍾音之洪大或亂鼓音也不用琴瑟者凡燕飲歌詩必比于琴瑟取其和雅之音以平人心也歌騶虞狸首第以爲射節非燕飲之時故不用琴瑟也不升歌于堂上者燕

飲在堂故必升歌于堂上所以侑賓也歌騶虞狸首非如燕飲之侑賓無取于升堂且鼓在堂下歌必就鼓可使鼓者聽之審而射節不差也由是言之騶虞狸首之奏與九夏之奏異而與鹿鳴文王之歌亦不同矣

卷十一終

求古錄禮說卷十二

廟制變通說

臨海誠齋金鶚

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此止言其常而未及其變而時有不能不變通者要必無拂乎經合乎先王尊祖之意而後可行也朱子周九廟圖宣王時穆懿夷三昭共孝厲三穆按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世次雖不紊而不免弟據孫廟夷王本爲穆而反居昭厲王本爲昭而反居穆世次悉紊且拘于廟數設或兄

弟四人竝立爲君祭且不及祖矣此蓋不知變通之義也馬貴與萬充宗皆駁朱子之說是矣然馬氏以創建之失竄而謂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渾成萬氏亦主同廟異室之議謂兄弟相繼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已有通其變者此其說亦不合於禮也夫均是祖宗乃一則獨居一廟而致其尊崇一則共居一廟而處於狹隘可乎先王事外如事生命士以上父子兄弟皆異宮焉有生則異宮而外則同堂者同堂異室起于東漢豈可以後世

非禮之事而指爲古制乎

同堂異室之非禮朱子嘗極辨之

考工記謂

世室卽明堂非宗廟也宗廟與明堂迥異

鄭氏謂明堂同制非也詳

明堂考

止有一室竝無五室之制苟使與明堂同四室分

列四方殊非左昭右穆之義又天子當七廟

鄭氏謂天子五廟非

也說詳天子四廟辨

而止有五室何以處之故知五室必非宗廟

之制也古宗廟與路寢同制堂後爲室序外爲夾室夾

室視正室甚狹神主必居室中若兄弟同廟何者當居

正室何者當居夾室若堂後別建一室成何制度且或

兄弟三四人同廟又無地可建抑或于正室中爲數石

室

古者神主藏于石室石室在室中西壁所謂宗祏也其制甚小略與今之神龕相似

竝列一方

既恐不能容而更不可以行祭然則同廟異室必非古制明矣張子云四親廟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一世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卻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雖親廟亦不害爲數十廟也此說至當不易蓋所謂七廟五廟者以世數言非以廟數言也呂覽言五世之廟大戴禮言有天下者事七世其明證也古者天子始立廟之時止建七廟其後有功德當宗者則別立廟宗無定數廟亦無定數也如殷有四宗先儒謂殷有三宗太宗中宗高宗也然祭法云殷人祖契而宗湯是湯亦爲宗成湯受命有天下必百世不遷則謂殷止三宗者非也周有文武二世室皆後代別建

者也夫旣可以功德而別建廟則兄弟代立者亦豈不可別建廟乎殷時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爲王則當武丁時并祖宗廟計之凡十二廟馬貴與謂當必創十廟非也

不止七廟也蓋天子之宮甚廣都宮之中必有餘地以備益多卽或不足亦當拓其基址以爲之馬氏謂于太祖之左右創造廟堂以崇奉先人正所以安神明而對偶偏枯固無傷于義也夫不思尊祖敬宗而徒欲以聳人之觀聽此豈仁人孝子之心哉由是言之朱子之論知同堂異室之非而紊昭穆之世次馬氏萬氏之說知昭穆之不可亂而拂先王尊祖之意一則不知變通一

則變通而不合乎禮其失同也然朱子之非後儒多知之而萬氏之非後氏多莫知之顧亭林任翼聖蔡氏德晉秦氏蕙田輩皆推明萬說而古制幾湮沒矣惟江慎修羣經補義與張子同足正羣儒之失然未引張子說又未辨眾說之非鶚故述張子而詳辨之

汪瑟菴師曰此事禮經但

舉其常而未及其變蓋秦火以來書缺有間不可得而知矣以天理人情推之則張子之論近是篇中辨論亦甚明晰間有滯處輒為改易如有未洽乞再切磋

天子迎賓考

天子迎賓之禮本載在儀禮經中此經今多蔽逸周官有其文而未詳晰說者多誤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

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賈疏云春夏受贄在朝無迎法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會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鄭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賈疏云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法今言朝覲宗遇饗會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會

在廟卽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曲

禮孔疏云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天子乘車出大門但迎公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文王廟外天子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朝服執贄而入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薛氏禮圖云天子迎公訖更迎侯伯迎侯伯訖更迎子男餘與崔氏同陳氏禮書云齊僕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迎之禮竝同然朝宗于朝王於堂下見之覲遇于廟王於堂上見之周官義疏云天子迎賓至廟非入朝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先行朝禮於

朝正南面之尊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案諸說皆非也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間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之隆秋冬待之之殺此何理邪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覲禮云天子負斧依齊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可況可出大門而迎之乎覲者諸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覲宗遇皆謂之覲詳朝覲考鄭氏乃專以覲

禮記卷之十一
五

爲秋覲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謂先覲後朝也鄭注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必無此禮詳朝禮安得謂先朝後享乎且受贄受享必同日聘禮然皆既已受摯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崔氏謂王迎諸侯諸侯入至文王廟外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以廟門外有次諸侯于次易服也果爾諸侯既至廟門又出而至于朝卒又入至于廟何其迂邪天

子諸侯初各冕服既而易朝服後又易冕服何其繁邪受摯重于受享乃受享冕服見覲禮而受贄反朝服有是

禮乎天子但迎公不迎諸侯以下近於簡慢薛氏謂三等皆迎則又失之繁猥矣陳氏禮書周官義疏俱謂四時皆迎合于齊僕之文然禮書謂春夏迎至于朝秋冬迎至于廟於經無據仍襲鄭氏之謬說而少變之耳夫受摯受享皆必于廟聘禮猶然況朝覲大典乎義疏謂三享禮殺可以迎賓講賓主之禮然考之覲禮侯氏行三享與受摯同時天子未嘗出迎也行享之時侯氏亦于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

敬與奠主禮同此皆正君臣之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乎曲禮言覲時諸侯北面朝時諸侯東西面是覲明臣禮朝待以不純臣乃謂先於朝正南面之尊然後於廟講賓主之禮先後輕重皆倒置矣故曰諸說皆非也竊謂朝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會于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燕禮輕故不迎之齊僕言朝覲宗遇饗會皆棗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會時經文甚明必言朝覲宗遇者以饗會不專在諸侯朝覲列國大夫來聘及善老皆有饗會禮故特著之也周官一經凡諸侯四時常朝皆止言朝覲而此備舉四時之

名正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隆也

陳氏誤謂六字平列故言朝覲宗遇皆迎

賓奈何後人反謂秋冬不迎賓乎賈疏謂饗會有迎賓

法此獨得之見視諸家爲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

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間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

通也鄭注齊僕引大行人賓主相去上公九十步云云

又引司儀車逆拜辱及出車送考司儀車逆車送在廟

中將幣時乃諸侯相朝禮鄭引以爲證以諸侯相朝例

朝覲之禮欲見受享時天子亦迎賓此賈說所由誤也

諸侯之于天子尊卑相懸豈可以兩君敵體爲例乎至

引大行人賓主九十步等文又與此不合此所言送逆

爲饗會之禮大行人所言非饗會之禮也夫賓主者敵
體之稱諸侯于天子豈可言賓主乎其下文云凡諸侯
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鄭
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
之間也注云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疏
云上公大夫五十步侯伯三十步子男二十步
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旅擯旅讀爲臚陳也三辭拜辱及
還拜送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
出請事是所謂旅擯聘義所謂介紹而傳命也然則卿
大夫聘于鄰國主君出迎亦旅擯則亦有賓主相去步
數鄭注亦云公使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而諸侯之卿大夫聘于天

子者亦宐然矣故知大行人所言諸侯之卿其禮各下
其君二等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介與賓主之間也公執

桓圭以下及擯者五人以下卿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賓主之間言之諸侯于外國

之臣自可迎之陪臣于天子尊卑懸絕天子必不出迎
而亦云賓主之間若干步然則諸侯朝覲所言賓主步
數必非天子出迎與諸侯相去之步明矣此其說有二

天子旣不可自迎亦不可使人攝諸侯至遠郊天子使
小行人逆勞至近郊

使大行人逆勞至國門當使冢宰逆勞舜典舜宅百揆
賓于四門是也此在外可攝旣至大門外各陳擯介若
使冢宰攝迎有嫌于王矣故不可也所謂賓主之間特虛擬其位以廟門

爲限耳惟虛擬其位故姑借賓主言之而不嫌上替下

陵焉覲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考之周官朝覲會同

皆大宗伯為上擯會同肆師為承擯常朝小行人為承

擯上公五擯侯伯四擯疑大行人亦當為承擯嗇夫官卑宜為末擯本鄭末

擯承命于侯氏而告于天子則上擯事也有上擯有末

擯必有承擯其為交擯可知云告于天子必與天子相

近其交擯在廟門外可知本賈疏然周官大行人疏又云在大門外蓋從鄭注而誤

也又可知天子不出迎而賓主之間為虛擬其位也此

一說也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

當車軹擯者五人等句及凡諸侯之卿以下三句蓋通

諸侯相朝聘言之桓圭等句自專指朝天子言其上文云以九儀辨

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可

知通侯國之禮也兩君亦可言朝故亦曰朝位兩君敵

體正可言賓主之間此一說也若朝覲後饗會則不

交擯觀公會大夫禮無旅擯之文與聘禮異可知天子

饗會諸侯亦不交擯也蓋初來朝當交擯以傳命既已

朝覲又行燕禮天子禮諸侯有饗會燕此以輕重為序耳若論先後則先燕次會後饗故覲禮

云饗禮乃歸也詳饗禮考相見數矣何復須介紹傳命乎不交擯賓

主之間公不得有九十步天子迎賓于大門內以聘禮知之

南面旅揖之諸侯宜各近天子北面拜稽首天子不出大門不西

面不先拜諸侯不東面而北面稽首不敢當客禮也天子宜答一拜鄭注大祝云一拜答臣下

故知賓主朝位非饗會時必在入覲時也然覲禮乘墨車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金路象路之類則大行人所謂公樊纓

九就貳車九乘非覲時禮矣賈疏謂春夏行三享可乘命車非也蓋此節

是襍記諸侯朝覲之禮統始終言之非一時事也公執

桓圭九寸纁繅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介九人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

此覲時禮也樊纓九就貳車九乘王禮再裸而酢饗禮

九獻會禮九舉此饗會時禮也饗會不執命圭冕服亦不得如命數詳饗禮考

禮九牢此致饗餼禮也出入五積三問三勞此在館在

途禮也說者必以為一時之事宜乎扞格而不通矣

皮弁布衣辨

皮弁之衣經無明文鄭氏注士冠禮皮弁服素積云皮

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碎也以素為裳碎

蹙其要中皮弁之衣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注周官司

服皮弁服亦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後儒皆從之

鷩竊以為非也古人之服表裏上下皆必相稱貴賤皆

必相得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謂上服用帛中衣

亦必用帛上服用布中衣亦必用布蓋表裏欲其相稱

故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其色如一色旣宜一

則用布用帛亦宜於一矣若以帛裏布是不稱也且帛

貴布賤貴者宜在表賤者宜在裏

表衣謂之上服蓋表裏猶上下表衣加于

上裏衣在下也

綠衣黃裏詩人所以興歎也今以帛裏布是貴

賤易位矣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

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錦衣復有上衣天子

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孔疏天子視朝皮弁服則天子

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

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麕裘卿

大夫士亦皆然夫錦衣絲衣也素衣亦絲衣也

見士冠禮疏

以絲衣為裏而上衣乃用布是以帛裏布矣豈禮也哉

然則皮弁服必非布衣矣且衣貴裳賤皮弁服旣以素

為裳是裳用帛矣裳旣用帛而衣反用布亦為貴賤倒

置非特上下不稱而已也或謂朝服布衣而素裳皮弁

服亦宜然不知經典素字之義不一有以白繒言者素

積素帶素紕之類是也有以白色言者素鞞素絲及畫

績素功之類是也

士冠禮疏云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畫績言素者謂白色也以素衣素裳

為皆白繒非是

朝服之素裳當以布為之其色白故謂之素非

必白繒也禮記朝服十五升蓋通衣裳而言之也朝服

素裳不見於經鄭氏特以士冠禮朝服素鞞推而言之

夫鞞以韋為而曰素亦言其色之白耳安見素裳必為

白繒乎曲禮言大夫士去國向國而哭素衣素裳此以

白繒乎曲禮言大夫士去國向國而哭素衣素裳此以

喪禮自處衣裳必不以緇為之也詩國風言庶見素衣

庶見素鞞素鞞則素裳此大祥之服必非以緇為之也
大祥惟緇冠素紕以絲為之詩所謂素冠是也首服最尊又用帛不多故旣祥服之衣裳不可以冠例也古冠之用布用帛皆不與衣裳同冕服衣裳用帛而冠用布朝服玄端衣裳用布而冠用帛其義各有取也

安見朝服之素裳必白繪乎夫然衣用布裳必不可用

帛皮弁裳旣用帛衣必非布無疑也又案祭服最重天

子諸侯祭服皆必絲衣
大夫士衣用布者以助君祭旣服絲衣自祭家廟當降于君之

廟也皮弁服非特用于視朝聽朔
天子皮弁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亦祭服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先師
見學記大瓘之祭皮弁

素服又月朔朝享于廟亦必以皮弁蓋告朔于廟中旣

以皮弁則朝享亦皮弁可知時祭冕服月祭殺于時祭

故服皮弁也皮弁旣為祭服豈有不用絲而用麻哉
冕用麻別取反始之義與玄酒大羹同其用麻甚少不可因此而謂祭服可用麻也

又考首服有三等冕為上弁次之冠為下冕服皆絲衣冠服皆布衣

弁服在其中故或用絲或用布
爵弁皮弁絲衣冠弁布衣等殺有辨

也爵弁旣絲衣
士冠禮爵弁服純衣注純衣絲衣也皮弁為冕之次
天子冕

聽朔諸侯皮弁聽朔是
降冕一等即皮弁也尊于爵弁
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似爵弁尊于

皮弁不知此在士服則然耳蓋士以爵弁助君祭故特

尊之天子至大夫皆不服爵弁天子惟以素爵弁哭諸

侯而已可知皮
弁尊于爵弁也豈反不得用絲衣哉天子朝服絲衣諸

侯朝服故用布衣禮之等殺也郊特牲云朝服以緇自

季康子始縞者生絹也素則熟絹縞衣即素衣也散文縞與

素通詩之素冠即大祥縞冠也是康子僭天子之朝服與八佾雍徹一

類也鄭注云僭宋王者之後蓋由不知天子之朝服是絲衣故作此解耳夫禮以康子之

朝服縞衣為僭可知天子之朝服皮弁必絲衣矣此又

一證也

襲衣斂衣考

喪禮襲衣與大小斂衣先儒之說多誤士喪禮言陳襲

衣云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緇帶鄭注云黑衣裳赤

緣之謂祿所以表袍者也緇帶黑繒之帶賈疏云此祿

衣則玄端士冠禮陳三服玄端皮弁爵弁有玄端無祿

衣此亦陳三服無玄端有祿衣故知此祿衣則玄端也

但此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故變名祿衣也玉藻

云士練帶緇辟是黑繒之帶據裨者而言也案襍記云

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衿稅與衿同曾子曰不襲婦服蓋譏其

纁衿也纁衿婦人始嫁服衿即緣纁即亦然則襲之祿衣必不

以赤緣可知又中衣以丹朱為緣乃人君之服亦非士

所宜據淡衣純以青與績此祿衣連衣裳為袍之表亦

淡衣之類宜純以青或績也玄端服無緣祿衣有緣玄

端服殊衣裳祿衣連衣裳是祿衣與玄端迥殊安得謂

祿衣即玄端乎即謂此以祿衣擬玄端亦非也襲與大

小斂皆有祭服散衣士襲三稱爵弁皮弁祭服也祿衣散衣也子羔之襲稅衣與繭衣裳爲一稱其爲散衣甚明玄端亦祭服之類以衣與裳爲一稱不以表裏爲一稱非散衣也則祿衣豈所以擬玄端乎士冠禮陳三服皆禮服玄端爲士未仕者之服冠者服玄端見君是玄端爲未仕者之上服也皮弁爵弁爲既仕者之服人必由學士而爲命士此三服不可缺一義無取于散衣故有玄端而無祿衣士襲陳三服爵弁皮弁于祭服中舉其尊者祿衣于散衣中舉其重者襲止三稱而必具禮服與褻服以示全備之義故可無玄端而不可無祿衣君襲無祿衣以至尊不敢用褻服衣之也二

者大異豈可兩相比例乎士練帶緇碎此生時之帶也襲尸與生時異乃鄭注士冠禮緇帶云黑繪帶此注亦云黑繪帶與彼不殊賈疏因引練帶緇碎釋之無異于生時非也喪大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注云此謂襲衣之大帶孔疏大小斂衣數既多有絞不可加帶故知襲衣之帶也大夫以上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據此士襲衣之帶有朱綠采飾與生時練帶緇碎不同士喪禮言緇帶者蓋緇帶而飾以朱綠黑繪爲帶朱綠碎之不素帶者不敢全與君大夫生時同也經文簡省未詳言耳鄭於喪大記士帶二采既釋爲襲衣之帶而於此經乃不引以爲解

但云黑繪帶失之疎略賈疏因之而誤矣喪大記孔疏云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不知禮記一書所言大夫士皆侯國之大夫士也詳飯含考孔因鄭注見與士喪禮不合者輒以為天子之士故為此解然鄭未嘗注于此章不可因他章之謬說并誤此章也經又云設鞶帶鄭注云不言鞶緇者省文亦欲見鞶自有帶鞶帶用革賈疏云生時緇帶以束衣革帶以佩鞶玉之等舛亦備此二帶案襍記云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于上朱綠帶素帶也非革帶也人君生時有革帶以佩鞶玉加大帶於上以束衣大帶以素為之飾以

朱綠

見玉藻

及舛而襲則佩鞶之帶不用革而亦用素飾

以朱綠大帶則飾以五采皆異於生時以此推之士之

襲也佩鞶之帶亦以素帶代革帶明矣但士練帶緇碎

而大帶則緇帶朱綠碎與人君異耳何以明之大帶貴

于革帶君生時大帶二采革帶無采舛後大帶五采佩

鞶之帶二采士生時大帶一采

練帶緇碎是也

革帶無采

舛後大帶二采佩鞶之帶一采君襲以生時之大帶代

革帶士襲亦以生時之大帶代革帶兩兩比例其義明

矣練帶緇碎是謂緇帶

士冠禮緇帶是也

然則士喪禮前陳緇

帶鞶鞶後設鞶帶帶字皆兼二帶言以不便分別故從

省文而但言緇帶也蓋二帶皆可名緇帶佩韜之帶以其辟飾而言緇束衣之帶以本黑繪而言緇也鄭謂佩韜用革帶與喪大記不合且經文前言緇帶其非革帶甚明後但言設帶與韜不言韎文法正同明是省文安得謂此帶字獨兼有革帶乎人君束衣與佩韜之帶皆異於生時而士之二帶皆與生時無異必不然矣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鞶當是帶鄭注以爲小囊非也詳鞶考陽剛陰柔之義也生屬陽故用革帶之剛外屬陰故用絲帶之柔又革帶非徒佩韜與玉更有左右事佩刀礪之類詳內則所佩之物甚多常須行動故必用革帶外後不佩玉與刀礪

之類止以繫韜且不行動故不必用革帶也又鄭注襍記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韜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孔疏云朱綠帶旣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朱綠小帶蔽在於衣非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也案經言朱綠帶其非革帶甚明申加大帶於上明是大帶加於朱綠帶之上安得謂重於革帶乎若有革帶經何以不言乎士喪禮喪大記皆不言有革帶鄭說殊無據矣且如鄭說是有三帶夫革帶以佩韜申加大帶以束衣止此二帶已足

朱綠帶又何用乎孔謂蔽在於衣非以束身其繆妄更不足辨矣總由不知以朱綠帶代革帶故多曲說而不可通耳又案襍記諸侯大夫帶皆五采此文疑有誤徧考禮經吉凶儀節大夫未有與諸侯同者此何獨不然大夫生時帶與諸侯異何歿後可與之同乎竊謂大夫大帶當三采朱白蒼據聘禮記知之佩鞞之帶素帶而飾以玄華也華黃色見玉藻又鄭注襍記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大夫禮然子羔士也何得襲五稱鄭氏曾辨之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歟案喪大記云大斂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據此五等諸侯竝無差別則

襲衣從可知矣士襲三稱故大斂三十稱大夫襲五稱故大斂五十稱天子襲十二稱故大斂百二十稱皆十倍諸侯襲九稱故大斂百稱亦約十倍抑或實為九十稱記者舉大數而言百稱歟鄭謂襲衣公九稱諸侯七稱分為二等何與大斂不一例乎且經典言禮制之等差諸侯非為一等則為三等依命數而分未有以公獨為一等侯伯子男共為一等者也公羊傳言諸公六伯諸侯四伯如此則大夫士無分別且諸經皆無此例當以左傳諸侯六伯大夫四士二之說為是襲衣諸侯不分三等者蓋若公九稱侯伯七稱子男五稱則大夫當三稱士當一稱一稱太薄矣又大斂公九十稱侯伯七十

稱子男五十稱則大夫當三十稱士當十稱十稱反少

於小斂矣小斂衣十九稱上下同之故諸侯合為一等也然稱數雖

同而衣當有異公侯伯子男生時衣服各殊外後豈可

混同襍記公襲首云卷衣一卷與末云褻衣一卷衣褻

衣五等諸侯皆殊此二服最貴而有等差故始終服之

也諸侯襲衣有異猶小斂之衣自天子以至于士皆十

九稱稱數同而衣不同也其言公者五等諸侯皆可通

稱為公燕禮大射儀聘禮等篇稱公者非必上公之公

也此經上文云公七踊大夫五踊下文云小斂環經公

大夫士一也又云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皆統

五等而稱為公春秋于諸侯之葬皆書公或謂此衰世

王而書子乎考之禮經乃知何獨于襲之稱公而有異

乎鄭乃以此公字為上公之公別于諸侯其亦誤矣又

士嚔禮言小斂陳衣云祭服次鄭注云爵弁服皮弁服

此弟據上襲衣而言上文陳襲衣云爵弁服皮弁服祿

服皮弁服為祭服也殊不知小斂與襲不同也襲衣止三稱故祭

服惟有爵弁皮弁小斂衣十九稱其衣最多則祭服宜

無不備豈止爵弁皮弁乎考士之祭服有四爵弁皮弁

助君祭之服也朝服玄端自祭之服也士祭宗廟朝服

濯皆服玄端昏禮告廟亦服玄端又五襲但服其重者

小斂大斂則備服之矣鄭專指爵弁皮弁非也賈疏解
士之服唯有爵弁皮弁祿衣重之使充十九稱夫謂十
九稱必須重之固也而謂士服惟此三者則大謬矣士
服朝服玄端明見于經何以斂衣十九稱而猶不及之
乎公襲九稱有玄端朝服則士之小斂必有此二服明
矣非惟祭服不止爵弁皮弁卽黻衣亦不止祿衣祿衣
特以表袍繭者耳玉藻云纁爲繭緼爲袍對文袍與繭別黻文繭亦稱袍也又鄭注
小斂黻衣云祿衣以下袍繭之屬此說亦非蓋祿衣與
袍繭爲一稱不得謂祿衣以下有袍繭也喪大記云袍
必有表謂之一稱祿衣與袍繭豈得別爲稱乎經文但

言祿衣者舉祿衣則袍繭可知亦省文也鄭賈于祭服
黻衣皆泥看經文故失之也又喪大記云小斂君陳衣
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鄭注云士喪
禮小斂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天
子之士也又大斂君陳衣于庭北領西上大夫士皆陳
衣于序東西領南上鄭注云士喪禮大斂亦陳衣于房
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案此
二經不同當以士喪禮爲是蓋序東東向室西領而北
上房中北向室南領而西上小斂君陳衣于序東西領
北上大夫士皆當陳衣于房南領西上喪大記謂大夫

士陳衣于房亦西領北上非也大斂士亦陳衣于房中以衣三十稱房中尚可容也大夫衣五十稱房中不能容故陳于序東君衣百稱序東又不能容故陳于庭于庭南向空北領而西上于序東則空西領北上喪大記西領南上與小斂西領北上不合疑是傳寫之譌而謂士亦陳衣序東恐不如士喪禮之確也鄭注以為喪大記言天子之士殊為曲說鶚于飯舍考辨之詳矣天子大小斂陳衣經記無文以理推之小斂亦當陳衣于序東西領北上大斂亦當陳衣于庭北領面上是則小斂陳衣士與大夫同諸侯與天子同大斂陳衣士與大夫

異大夫與諸侯異而天子與諸侯不異者以不可陳于

門外故亦于庭

小斂于戶內陳衣于序東序東與戶相近也大斂于序東序東與戶相近也

亦與阼相近也衣為斂尸之用故空相近必不可陳于門外也所謂禮窮則同也衣之

稱數既異則陳衣之地不妨同矣又按士之房狹隘而

陳衣三十稱當必有重行之法然則陳于序東與庭亦

當重行此以理推之而可知者也

汪瑟菴師曰析義精當辨難賈天子之士說尤確

玄端服考

玄端服者禮服之下者也

服之尊卑係於冠冕服為上弁服次之冠服為下玄端服

玄冠故為禮服之下者也

然自天子至于士皆服之其用至廣鄭氏

三禮注釋玄端服其誤有九後儒從而衍之其謬更甚
一曰玄端與朝服同特異其裳士冠禮玄端注云玄端
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按玄與緇有別緇者正黑色玄
者黑青色也朝服緇衣玄端玄衣是其色不同也鄭謂
六入
爲玄七入爲緇其色相近故謂玄衣卽緇衣然六入爲
玄於經無據毛公詩傳許氏說文皆謂黑中有赤色爲
玄其說固非然亦可見玄非正黑色也散文玄與黑通
如月令冬月器服玄色卽黑色然考訂典禮必須辨別
不可混也玄爲黑青詳閒色說且其制亦迥異朝服大夫以上其冠皆
委貌委貌爲弁制所謂冠弁也弁有笄國語
所謂委笄也惟士玄冠
侯國士不得從大夫服冕故朝服亦不得從大夫
夫服委貌天子之士得服冕朝服亦當委貌矣故少牢
饋食禮朝服不言玄冠士冠禮朝服必言玄冠鄭以委

貌爲玄冠非也玄端則自天子至士皆玄冠是朝服玄

端之冠異矣朝服素鞞玄端則爵鞞朝服白履朝服履
無明文

古人履色象裳士冠禮皮弁素積
白履朝服亦素裳則亦白履也玄端則黑履是鞞履

又有異矣安得謂但易其裳乎一曰玄端天子諸侯朱

裳大夫素裳與士異玉藻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

注云此玄端服之鞞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

惟士玄裳黃裳襍裳也按此經但言鞞下文又云鞞下

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襍記亦有此文是泛言鞞之

制也安見必爲玄端服之鞞乎夫朱裳裳之最貴者惟

冕服有之玄端爲禮服之下者也豈得與冕服同朱裳

乎且天子諸侯齊服亦玄端詳後文服宜純玄若朱裳則

陽色甚著非陰幽之義矣大夫服素裳以齊亦與陰幽

義不合朝服緇衣素裳玄端玄衣素裳亦近于混又玉

藻云無君者不貳采此謂大夫士去位服玄端上下同

玄色也若大夫素裳則非不貳采矣又履人掌王之服

履有黑舄是玄端服之舄本鄭注若裳朱而舄黑則不稱

矣大夫與士同黑履履下為舄禪下為履舄貴履賤大夫當用履也若服素裳

亦不合矣况冕服皮弁朝服大夫士之裳皆與天子諸

侯同何獨至玄端而君與大夫士別為三乎然則自天

子至于士玄端皆玄裳也士冠禮雖竝列玄裳黃裳襍

裳而以玄裳為首舉是玄端以玄裳為正故有衿玄之

稱淮南子尸衿蓋玄端為上下通用齊服宜于幽玄也黃裳

襍裳大夫以上不服士雖間有此亦不服以齊也玉藻所謂鞞君朱大夫素士

爵韋者蓋服雖可兼用而亦必有其正冕弁冠尊卑之

差等也冕服為天子諸侯之正皮弁朝服為大夫之正

玄端服為士之正鄭注內則云玄端士服也故以朱鞞屬之君素鞞

屬之大夫爵鞞屬之士也鄭以為祭服稱鞞他服稱鞞故朱鞞不指為冕服按鞞即

鞞二字義同詩言赤芾金舄赤芾在股此朝會之服非祭服也朝服可稱鞞祭服豈不可稱鞞乎陳祥

道以此鞞指祭服然士祭與大夫同朝服詳後亦未為合

也一日玄裳黃裳襍裳以士三等而別士冠禮云玄端

玄裳黃裳襍裳可也鄭注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
襍裳按玄端主于玄裳中下士亦有服玄裳時士冠禮

云主人玄端兄弟畢袵玄注古文袵為均袵當為均字

與均相似均與均之為言同也衣裳皆玄故曰均玄左

傳均服振振亦以韋弁服衣裳皆韎色也服虔注以均

可以解士冠禮之均玄不可以解軍事之均服也杜注

云軍事上下同服上下當指衣裳孔疏以為貴賤同服

此非同義然軍服貴賤亦不殊義得兩通夫兄弟之中必有未仕者即仕亦

不必為上士是知中下士皆可服玄裳也蓋玄端為士

之常服雖學士未仕者亦得服之初冠服玄端見于君

及鄉大夫鄉先生其事重皆必服玄裳以從其正豈必

中士黃裳下士襍裳乎玩經文可也二字是不定之詞

上士雖以玄裳為主而事輕者亦可服黃裳古者士燕

主相見則服玄端服若是尋常賓主之禮上士黃裳可也中下士雖以黃裳襍裳為

主而事重者亦可服玄裳如鄭說劃分三等拘于品級

與可也二字不合矣一曰襍裳前後異色鄭注士冠禮

云襍裳者前玄後黃判然兩色不可言襍且冠禮云前

後與左右同晉獻公賜太子申生偏衣左右異色狐突

知其有殺之之心蓋自古所未有也會謂先王之法服

而有前後異色者乎竊疑襍裳當是玄黃合色易文言

傳曰玄黃者天地之襍也是謂玄與黃襍玄黃襍色與

雀色相似故用爵韉也

詳爵弁考

玉藻言裳閒色謂纁裳爲

赤黃之閒也赤黃閒色旣可用則玄黃閒色亦可用矣蓋玄黃相閒襍爲天地之合與駟色之水土相克者異也一曰士不侈袂廣裘等故名爲端司服玄端注云端取其正也士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裘等也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按朝祭之服衣袂皆二尺二寸故皆有端名不特玄端服也樂記言端冕而聽古樂是冕服名端也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是朝服名端也餘可類推禮惟言弁經服其袂侈袂少牢主婦綃衣侈袂可知其餘皆不侈袂也若

大夫以上皆侈袂何以言端冕端委乎

陳祥道常辨之一曰齊

服玄端惟士有之司服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注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是鄭以齊服玄端專屬之士也按此文雖在士凶服下其實非專承士言句在一節末是總結法謂自王以至于士齊服皆有玄端素端也王之祭祀兵事眡朝凶事弔事服皆詳舉惟齊服不見可知此句齊服包王在內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服惟玄端玄冠是諸侯齊服亦玄端矣上文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亦當是齊冠傳寫誤脫齊字耳此文兩言齊一言旣祥一言子姓一言

不齒皆詳其所用何獨天子之冠不言所用乎天子冠與諸侯冠連舉其亦為齊冠明矣

注疏以為始冠之冠果爾經何不言乎

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玄色陰幽故齊必服

玄端無貴賤之異又鬼神屬天

國語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可證

玄色黑

青象天故齊服不用緇而用玄也

玄端本次于朝服而朝服緇衣玄端乃玄

衣者以其為上下通用齊服也郊特牲言天子之祭可知齊之玄數字

即天子亦在內也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衮冕不知齊

祭必異服自天子以至于士皆然以祭重于齊不可無

別又齊服取陰幽之義不尚文飾祭貴盛服必致其華

美也衮冕甚文齊服豈宐此乎玉藻孔疏又謂天子之

祭玄冕祭則玄冠齊絺冕祭則玄冕齊以此差之可知

此說齊祭雖有別然總不知齊不可服冕之義其失均

矣一曰士祭服玄端與大夫異鄭注特牲饋食禮云主

人服玄端按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素

鞞唯尸祝佐食玄端不言主人可知主人與賓及兄弟

皆朝服也祭莫重于主人安有賓及兄弟朝服而主人

反服玄端乎鄭注謂皆者賓及兄弟誤矣果如鄭說記

當云賓及兄弟皆朝服惟主人尸祝佐食玄端也經云

筮日主人冠端玄又云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視

側殺此與筮日筮尸視濯視牲皆玄端以非正祭也至

祭當易朝服經不言文未備也鄉飲酒禮經不言主人服記故著之曰主人朝服正與此同凡賓與兄弟皆從主人服士冠禮主人玄端兄弟畢衫玄賓如主人服昏禮鄉飲酒禮燕禮射禮聘禮賓主服莫不皆然昭其稱也天子諸侯之祭冕服賓助祭者皆冕亦此義也雖章數臣有與君異者然亦惟賓降于主人未有加于主人服者也是知賓服朝服主人必不服玄端矣且祭與朝並重君親並尊故朝祭並重其服宜同諸侯冕服以朝亦冕服以祭大夫朝服以朝亦朝服以祭然則士以朝服朝亦宜以朝服祭矣或據禘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

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是大夫士自祭服不同士冠而祭則玄端也不知大夫士朝服衣裳雖同而冠有異大夫朝服冠弁故曰弁而祭于己鄭注以弁為士爵弁非也士

朝服玄冠故曰冠而祭于己也安得以冠為玄端乎一日士莫夕于君服玄端鄭注士冠禮玄端服云此莫夕于君之服案夕君服玄端于經無據以義推之臣之見君皆必朝服士初冠服玄端見君未仕者也若已仕之臣未有不朝服者安得以夕而殺其敬乎且夕于君非每日常見者也必君有事特召或臣有事當奏白然後進見豈可輕其服乎賈疏謂卿大夫夕于君當朝服夫

禮記卷之十一
朝則士與大夫同朝服莫乃不與大夫同此何義乎然則夕君服玄端必無此禮明矣一曰大夫士私朝服玄端玉藻云朝玄端夕澣衣注云謂大夫士也未言所用孔疏推明之以爲大夫士在私朝之服案私朝亦以朝名君臣之分無異公朝禮宜朝服在朝而服澣衣尤爲不敬私居之服豈可服於朝乎澣衣非私朝所宜服則玄端亦非在私朝明矣或謂鄭指大夫士燕居之服然天子諸侯燕居玄端大夫士燕居宜服澣衣若亦服玄端是上下無別矣鄭於澣衣目錄以爲大夫士燕居之服可知此朝玄端鄭不指爲私居之服或當如孔疏所

說也按上文云諸侯夕澣衣祭牢肉則會後服澣衣可知天子皮弁以會卒會玄端而居諸侯朝服以會會後亦玄端而居可知是諸侯燕居朝玄端夕澣衣也天子燕居朝夕皆玄端大夫士朝夕皆澣衣諸侯朝玄端而夕澣衣此上下之等差也朝夕不言所事其爲燕居明甚非諸侯不得有朝玄端夕澣衣其爲諸侯燕居之服亦明甚不言諸侯者承上諸侯夕澣衣而省其文也上文但言澣衣以祭會又未言朝玄端以居故申明之若此別爲大夫士禮當特著大夫士之文矣鄭卽不指爲私朝而屬之大夫士亦非也此九條者皆有經文可考亦有義理可推讀者省之

笙詩有聲無辭解

笙詩六篇毛公以為有其義而亾其辭亾古通無或以亾為

亾逸之亾非也朱子引鄉飲酒禮燕禮以為南陔六詩曰笙曰

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案詩必有辭無辭

安得為詩鄉射命太師奏騶虞大射奏貍首鄭注貍首

逸詩也鍾師以鍾鼓奏九夏二曰肆夏左傳肆夏與文

王鹿鳴俱稱三謂三章也鄭注九夏皆詩篇名也籥章

逆寒暑吹豳詩鄭注豳詩七月也夫騶虞貍首九夏豳

詩皆有辭亦曰奏曰吹而不言歌安得以南陔六詩言

笙奏而不言歌遂斷以為無辭乎胡竹軒云有不入樂

之詩亦有不入詩之樂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竊

謂笙管金奏其樂章亦謂之詩但詩有用之堂上者有

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弦歌之堂下之詩笙之管之金

奏之今之詩皆用之堂上者也鄭氏注九夏云此歌之

大者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賈疏謂歌奏通故鄭以金奏為歌頌之族類載在樂章

樂崩亦從而亾又鄉飲酒賈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

故存者併存亾者併亾燕禮記云下管新宮鄭注新宮

小雅逸篇是則笙詩六篇蓋皆載在樂經樂崩從而亾

逃非本無辭者也新宮九夏亦猶是也新宮是堂下之詩鄭謂小雅逸

篇非也堂下詩未必有風雅頌鄭謂九夏頌之族類恐亦未然惟本有辭故有其義而

猶傳于世作序者偶得其義因連而及之然此六詩原不在三百篇之數也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毛公雖以六詩之序襍廁于眾篇之間而其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為一什南有嘉魚至吉日為一什而笙詩不與猶未為大夫朱子升南陔白華華黍於魚麗前以南陔殿鹿鳴之什以白華為什之始而古經亂矣汪瑟菴師曰無辭不害為有甚多未嘗無義也蓋笙管金奏雖無詩而未嘗為節奏其高下抑揚具有條理義即存乎其中如後人鼓琴而聽者即知其志豈必詩乎如泚好訖如後人鼓琴而篇其義甚古必有傳受但樂節已亡無從考定耳殊駭為如魯鼓薛鼓而亡之是未嘗無腔調也即如今琴內

之平沙落雁竝無詩辭只有琴譜耳非不害其有義也師涓以琴寫濮上之音而師曠知之何必其有辭乎今中和韶樂有辭丹陛大樂即無辭豈非堂上堂下之別乎總之南陔六篇古人本不謂之詩至毛公作序未經分晰於是後之說者遂以象為維清新宮為斯干時邁等為肆夏樊遏渠而古義失矣

特磬考

古者天子之樂有特磬特磬者玉磬也五禮通考分玉磬特磬為二非也

也玉磬最尊故惟天子有之諸侯惟有編磬以石為之

無特縣之玉磬也郊特牲以擊玉磬為諸侯之僭禮可

知諸侯不得有玉磬矣明堂位言玉磬四代之樂器也

明是天子之制而謂魯得用之蓋魯君僭舞八佾則亦

僭用玉磬也魯語言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此魯有玉磬之證左氏成二年傳

言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是齊亦有玉磬要皆諸侯之僭禮也諸侯有特鐘無特磬大射儀云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罇皆南陳西階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罇皆南陳鄭注東方鐘磬謂之笙西方鐘磬謂之頌皆編而縣之罇如鐘而大又注周官罇師云罇如鐘而大罇與獨在一處是罇爲特鐘諸侯所得有矣諸侯特鐘有罇無罇詳罇同特鐘考磬惟言笙磬頌磬是諸侯無特磬矣蓋鐘雖特縣不止于一諸侯軒縣三面則有三罇天子宮縣四面則有四罇天子又有十二辰零鐘皆爲特鐘非止一鐘也而特磬惟止一磬大戴禮所謂縣一磬而尙拊也惟止一磬而特以玉爲之所以爲天子之器諸侯不

得用也陸農師以明堂位離磬爲特磬五禮通考從之案經典未有以離爲特者鄭注云離謂次序其縣孔疏謂叔所作編離之磬是離磬爲編磬也離之爲言麗編之於處兩兩相麗故曰離磬何謂特磬乎陳暘樂書以大射笙磬爲特磬不知笙磬與頌磬相對頌磬旣爲編磬則笙磬安得爲特磬乎其誤甚矣特磬亦在堂下經典及漢儒傳注竝無堂上有特磬之說書益稷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謂堂下擊玉磬合于堂上琴瑟之聲也鄭注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是鄭謂鳴球在堂下矣周頌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
管備舉此天子之樂當兼有特磬而與鼓鞀祝圉等並
列于庭則特磬不在堂上可知其證一也商頌云鞀鼓
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毛傳依倚也鄭箋
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
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夫依者
最相近之謂鞀鼓管等與玉磬相依可知特磬在堂下
矣其證二也特磬與特鐘一類大射儀樂縣之位罇縣
在庭夫特鐘既在堂下特磬何得在堂上乎其證三也
郊特牲云歌者在堂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諸樂器多在

下獨言匏竹者以匏竹之音輕清悠揚似宜在上故特
言之夫匏竹與人聲相近而猶在堂下則玉磬更可知
矣其證四也且以本經觀之下文后夔言予擊石拊石

球字从玉明是玉磬此云擊石者从拊石而類言之又玉與石古亦通稱也

鄭注云磬有大

小擊大石磬拊小石磬

見周禮疏

大石磬即玉磬也爾雅釋

樂大磬謂之馨郭注馨形似犁鋤

此說恐非

以玉石爲之玉

石猶言玉也特鐘大於編鐘特磬亦必大於編磬小石

磬即編磬也編磬小故拊之特磬大故擊之擊重而拊

輕也上文鳴球言夏擊不言拊

夏擊義同俗解輕夏重擊失之

知此擊

石即鳴球矣樂器以磬爲尊

磬爲乾音乾八卦之首也

又其音難和

故后夔親擊之擊特磬而兼拊編磬則特磬亦必在堂下其證五也有此五證特磬不在堂上甚明乃偽孔傳云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并以夏擊爲祝敵與搏拊皆在堂上孔疏又引歌鐘二肆以爲堂上有鐘後儒悉從其說而樂縣大壞矣夫堂上行禮周旋之地几筵尊俎所敷陳安得有寬閒之處以設樂縣卽祝敵不用簋虞亦無地可容況下文合止祝敵次於下管鞀鼓之下其在堂下自明堂上豈又有祝敵乎偽孔傳謂上下諸經各有祝敵謬甚竝無以夏擊爲樂器者惟明堂位有此說此書是漢儒附會語多荒謬不足據也明堂位拊搏玉磬指夏連文皆以爲樂器明是引用虞書

而誤解者偽孔傳承其誤也拊是樂器搏猶擊也周官樂記皆專言拊未有以搏拊爲器名者明堂位誤以書搏拊二字爲器名又故倒其文偽孔傳及鄭注因皆以搏拊連稱失之矣周官太師云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鞀爲小鼓拊亦鼓屬

鄭注拊形如鼓擊拊與鼓鞀相類則拊亦在堂下矣左傳所言

歌鐘謂與歌相應之鐘卽編鐘也豈有設于堂上者乎陳氏樂書少變其說以爲特鐘在堂上不知特鐘卽罍與十二辰零鐘皆在堂下者也惟琴瑟隨歌工而升見

飲禮以歌必與弦相比故琴瑟不得在堂下且非在虞之物亦不礙於行禮也書以球拊與琴瑟竝言者蓋樂始作之時必先擊球搏拊乃鼓琴瑟以詠其事皆在下管

閒歌之先而球拊又與琴瑟相應故連言而以次序之
非謂四器俱在堂上也特鐘亦先擊而玉磬為獨周語
云金石以動之是磬與鐘皆先奏益稷首言夏擊鳴球
此先奏特磬之明證孟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之說當
從趙注以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喻孔子合三德而不
撓金音始洪而終殺玉音終其聲不細朱注以為樂之終擊特磬以收其
韻失其義矣

笄瑱考

古者冕弁之制上有笄下有瑱笄所以固冕弁亦以懸
瑱也皮弁韋弁爵弁皆有笄士冠禮云皮弁笄爵弁笄弁師言五冕皮弁有笄而

韋弁在皮弁上其亦有笄可知亦皆有瑱冠弁無瑱而亦有笄者晉語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委謂委貌即冠弁此冠弁有笄之證以固弁也婦人不冠而
亦有笄者所以懸瑱亦以固副編次也婦人有瑱者亦有二笄安髮之
布冠者皆有之士冠禮坐櫛設笄疏云笄有二種一是固冠之笄今此櫛說未加冠即言設笄者宜是髮內安髮之笄也安髮之笄緇布冠亦宜有之經不言者互見為義婦人不盛飾亦有之也婦人有副編次懸瑱為盛也饋會禮主婦纒笄疏云笄安髮之笄婦人笄對男子冠褻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安髮之笄
謂之髻笄見士禮髻之為言會也髮所聚會之也固冠之
笄此冠指冕弁言謂之衡笄衡之為言橫也橫之於首

也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注云衡維持冠者後鄭注云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祀有衡坐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有紃以縣瑱案先鄭釋衡不釋笄始以衡笄爲一物也後鄭以衡笄爲二物左氏桓二年傳云衡紃紃杜注衡維持冠者與先鄭同是衡笄男子亦有之追師專指王后言先鄭兼言男子非也卽固冠之笄也詩衛風副笄六珈毛傳云笄衡笄也衡笄爲一物明矣連言曰衡笄單言曰衡一也弁師言玉瑱玉笄左傳言衡紃衡之卽笄亦甚明蓋既有笄不宐又有衡苟衡與笄竝設不亦過于繁複乎後鄭說非也何氏楷曾辨之士喪禮云

鬢笄用桑長四寸此歠者之笄也生時不用桑疑當以

竹爲之笄字从竹古本皆以竹爲之後王彌文乃用玉與象而安髮之笄仍當用竹爲之與其長

不止四寸本賈疏固冠之笄長一尺二寸褻服云吉笄尺二寸天子

以玉諸侯以似玉之石毛公謂諸侯瑱用美石詳後文則

笄亦用美石可知弁師云諸侯之纁旒九就瑁玉三采

說文云瑁石之美者冕旒用瑁玉則笄瑱亦宐用瑁玉

瑁玉者美石之似玉者也下云玉瑱玉笄卽承瑁玉而

言不云瑁者省文又散文通也凡經典石之似玉者多

通稱玉非必眞玉也弁師瑁玉故書作瑁注云瑁惡玉名玉之惡者卽石之美者其義一

也玉之爲物最貴故非天子不得用純玉天子玉笄諸

侯象笏天子玉爵諸侯象觚天子玉几諸侯雕几天子
玉路諸侯金路象路是諸侯不得用玉也惟襍佩諸侯
有玉然亦玉石相襍考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當讀
侯用瓚伯用將將當為埒說文云禮天子用全純玉也
上公用駝四玉一石也侯用瓚三玉二石也伯用埒玉
石半相埒也佩非止一物自可玉石襍用笏與瑱各止
一物故用石也美石似玉為玉之次象又次于美石大
夫士之笏當以象為之賈公彥士冠禮疏說是也婦人
從夫之爵則王后玉笏諸侯夫人以美石大夫士妻以
象皆可推而知矣詩君子偕老篇云副笏六珈毛傳云

珈笏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珈之言加也副旣
笏而加飾按傳以珈為笏飾當是加于笏者珈字从玉
當亦石之似玉者也珈而曰六必有六數衛侯爵七命
夫人以偶數故六由此推之子男夫人當有四上公夫
人當有八王后亦有珈玉數當有十上下等差分明毛
公所謂別尊卑也諸侯弁飾皆奇數鄭注弁師云上公
皮弁璫飾九侯伯璫飾七子夫人笏飾皆偶數所以別陰陽也瑱之制懸
男璫飾五之以統上係于笏統與瑱通謂之充耳詩淇奧篇言充
耳琇瑩彼都人士篇言充耳琇實此指瑱而言也著篇
言充耳以素乎而此指統而言也旄邱篇言裒如充耳

毛傳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冕弁服有充耳冠服無之故充耳為盛飾鄭箋以充耳為耳聾則與衰如二字不貫且詩四言充耳皆指統此兼統與瑱而言也毛公以瑱言此句不應獨異也

淇奧充耳為瑱得之而以著篇充耳為瑱則非也尚之以瓊華與充耳以素句相承瓊華當為瑱尚者加也謂瑱加于統也曰素曰青曰黃明是統之色若以此為瑱則瓊華等為何物邪鄭箋以素青黃為統以瓊華瓊瑩瓊英為瑱是也淇奧傳云琇瑩美石說文琇字瑩字解皆云石之似玉者與毛說合有女同車篇言佩玉瓊琚渭陽篇言瓊瑰玉佩別瓊於玉瓊之非玉可知又木瓜篇報之以瓊瑤公劉篇維玉及瑤瑤非玉甚明瓊瑤連

稱亦可知瓊之非玉矣說文訓瓊為赤玉瓊非玉亦非必赤色玉藻

言佩玉有白與山玄水蒼等色而無赤詩言佩玉瓊琚瓊非赤色明矣瓊華瓊瑩瓊英為諸侯大夫士之瑱瑱不應皆用赤色也鄭箋亦以瓊為玉非也瓊亦石之似玉者與

瑩相類故著篇言瓊瑩謂以美石為瑱也瓊英瓊華言石之有英華者所謂美石似玉也本毛傳毛傳言首章士

之服次章大夫之服末章人君之服小序云刺時不親迎是通上下而言士卑故俟于著大夫尊故俟于庭人

君更尊故俟于堂毛說自確鄭箋以為三章皆指人臣言則既俟著何又俟庭而俟堂既充耳以素何又以青

而以黃乎其說不可通矣據此詩兼君臣言是諸侯至

于士瑱皆用美石但石之中又自有差等耳然大夫士亦有有用象瑱者楚語云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又以規為瑱是謂象瑱角瑱也檀弓言練有角瑱是角瑱惟喪服有之喪服用角瑱則象瑱為吉服所用也弁師言諸侯皮弁亦用玉瑱故知象瑱為大夫士所用楚語指人君言此蓋楚之俗非禮制也大夫親迎服冕士親迎服爵弁著詩言親迎之禮而云充耳以瓊華瓊瑩是大夫士服冕與爵弁皆不以象為瑱然則象瑱當惟皮弁韋弁服有之也毛傳言士親迎用象瑱然素實非瑱不足據也著詩言諸侯大夫士之禮是諸侯黃紱大夫青紱士素紱魯語云王后織玄織言為天子織是

天子玄紱大戴禮言黻纁塞耳黻為黃色亦人君黃紱之證也士喪禮瑱用白纁又士白紱之證也魯語紱言織則紱非纁可知詩孔疏云紱織線為之若今之條繩是也大戴禮黻纁之說蓋絲或通稱為纁非實纁也外者用纁則生時不用纁可知賈疏云古者瑱不用纁士外則用白纁此說得之陳氏禮書謂縣瑱皆以纁不特外者為然非也纁之為物柔脆豈可以縣瑱乎玄色象天黃色象地故天子玄紱諸侯黃紱君臣之分也然黃為中色亦人君之象諸侯在國為君則黃色亦宜大夫青士白皆臣象矣冕弁皆有

紱紱與紱相似天子朱紱諸侯青紱見祭義大夫士緇紱士緇組紱見士冠禮禮器以管仲朱紱為儻鄭注謂大夫當緇紱此說是也朱者太陽之色青者少陽之色天子諸侯之象也黑者北方陰色大夫

士之象也二者皆別君臣之象適相類也天子玄統朱
紘諸侯黃統青紘大夫青統緇紘士素統緇紘皆不同
色昭其文也紘統相類故左傳連言之紘止一采則統
亦止一采可知魯語言天子玄統其非五采明矣鄭氏
著詩箋謂統織之人君五色臣三色蓋以此詩皆言人
臣之禮統具素青黃三色也考聘禮纁藉三采爲朱白
蒼鄭注弁師璿玉三采亦以爲朱白蒼統若有三色當
爲朱白蒼何以素青黃邪且旣合三色爲一條何以先
見素次見青次見黃邪玄統明見于魯語安得謂人君
五色邪冕纁天子五采諸侯三采統何以天子與諸侯

同邪謬亦甚矣婦人充耳當與夫同君子偕老詩云玉
之瑱兮此亦石之似玉者通稱爲玉耳非眞玉也追師
疏謂諸侯夫人用玉瑱與王后同誤矣此皆當辨正者

也汪瑟菴師曰按玉出昆侖昆侖在漢于闐境今爲和
闐大荒之地中國不可常得古所謂玉大抵皆石聘
禮貴玉賤珉其實玉珉對文異轍則通也瓊爲赤石碧
爲深綠之石精舶調蔥珩其色更淡鄭注盎齊謂翁翁
然蔥白色今之翡翠玉也美如英與美如玉並言英瑛
通亦石名也繡研故古稱藍田產玉今藍田無玉蓋卽
藍田石耳雍州球琳瑯玕球琳爲玉瑯
玕卽石之次玉者其說甚長姑略舉之

大射說

射以大言何其事之所該甚廣與射之人甚衆而天子
亦必親爲之大於賓射燕射鄉射所以名大也先儒各

言其一端不免疎漏而將祭擇士之說尤謬鶚謂大射之事有四一曰試諸侯羣臣之功書益稷云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是射所以試羣臣之善惡也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鄭注云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案鄭注沿將祭擇士之誤而讀春爲蠢蠢以功殊爲不詞蓋大射在春而以較諸侯羣臣之有功與否也王制云習射上功此其明證射義云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孔疏云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

下非謂直以射選之也

鄭注云選士者先考德行乃決之于射專指士言與經不合

然則選之云者蓋既知諸侯功過而又以射擇其有功者進爵益地或褒賜車服卿大夫士之有功者亦然射本以觀德而功乃德之所著考其德則知其功必不虛乃行慶賞也射義又云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鄭注云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此雖專言諸侯而卿大夫士亦可知矣第諸侯尤重于卿大夫士大司馬云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以六耦爲正其重試諸侯明矣此試功之事大射所最重者也一曰

君臣相與習禮樂射義云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射必容體比於禮音節比於樂見射義故習禮樂莫若射也文王世子云春秋教以禮樂而春時陽氣舒和尤善于秋故大射必于春也四射皆以習禮樂然賓射燕射因賓燕而射射否唯欲主於序歡情非專以習禮樂大射則專習禮樂也且賓射天子與諸侯射而羣臣不必皆射燕射射者惟羣臣天子不必親射諸侯又不與射也大司樂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注云舞謂執弓挾

矢揖讓進退之儀是大射諸侯皆射也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太僕云王射則贊弓矢賈疏云此謂大射也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太僕所掌者是也是大射天子必射也司裘云大射共虎侯熊侯豹侯鄭注云王射虎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士射豹侯是大射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士皆射也賓射燕射則不若是鄉射非天子諸侯之事更無論矣故曰君臣相與習禮樂惟大射也盛氏世佐主此說蓋古者天子不若後世人主之自尊故亦與羣臣習射揖讓升降以習禮樂而盛世交泰之風于此

見焉夫惟大射以習禮樂故必在大學之中大學者教習禮樂之地也賓射燕射非專習禮樂故在宮寢之中而不在大學也鄉射亦以習禮樂故于庠序之中然鄉學之小不如國學之大矣大學在南郊凡有五學詳學制考大射當在東膠東膠亦曰東序孟子曰序者射也則東序于習射空文王世子言學干戈于東序射以弓矢亦干戈類也養三老五更亦于東序周官每以大饗射連言則大射在東序甚明孔冲遠謂大射在西郊虞庠非也見司服疏白虎通云東方者春也大射在春故于東學此又理之必然者矣司服云王饗射則鷩冕賈疏以為此

大射

注云饗會賓客與諸侯射似以為賓射失之

蓋大射專習禮樂又羣后

咸在故冕服以隆其事不若賓射燕射之弁服也

賈疏謂燕

射朝服賓射皮弁服案諸侯朝服以燕則天子宜皮弁服以燕也

一曰試諸侯之貢士

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

之於射宮射宮即大學東序也

注云三歲而貢士疏云此據尚書大傳也周

官言三歲賓興賢能則諸侯貢士必以三年伏生書傳

所言自確而射義言歲貢者蓋就一國而言則三年貢

士統諸國而言則每歲皆有所貢之士故曰歲貢也小

行人令諸侯春入貢貢物以春則貢士亦以春可知諸

侯貢士在春故天子以大射試士亦在春貢士每歲行

故大射亦每歲行與考工記春以功之說正合也孔搆約引

主此三朝記云天子以歲二月為壇於東郊與諸侯之

教士射此亦一證諸侯國有遠近二月可以畢集且入

學習舞在仲春大射以習禮樂亦宜在仲春矣但射宮

當在南郊大學而謂為壇於東郊則不可信也孔搆約引此不

加駁正射義又云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然後射

於射宮鄭注云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所貢士也孔疏云

澤所在無聞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案射宮

在明堂之左澤宮疑亦在明堂園水之內故得澤名詳明

堂考射于澤宮亦是大射當使大臣臨之天子不親往也

至射于射宮天子乃親視之貴德尊士之義也夫諸侯

之將貢士必以大射選之先是鄉大夫以鄉射禮選士進于諸侯諸侯又以大射試

之而天子于諸侯所貢士亦必以大射試之信乎觀德

行者莫如射矣一日順達陽氣白虎通云天子所以親

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

達者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

漢書五行志云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云春日載

陽合射辟雍皆與白虎通合仲春之時陽氣尙未盡達

故以大射達之大射于南郊之東序東南皆陽方此亦

順達陽氣之意也大學教舞干戈亦以仲春于東序干

戈武舞主于發揚武車舒旌猶射之順達陽氣也然順

達陽氣此義非王者所重班氏專以此釋大射失之隘

矣凡此四事皆大射之義然非一事為一射也賓射燕

射射之小者無定時亦無定數大射為重禮當不數行

惟于春一舉之耳澤宮大射天子不親非正大射也此猶公卿之大射不在天子大射之數

蓋以試諸侯卿大夫士之功為主列國貢士亦併試之

天子乃亦親射以習禮樂而諸侯羣臣諸貢士之射莫

非所以習禮樂也至順達陽氣之意又何嘗不寓於其

中乎諸侯大射亦有四事略與天子同大射儀云射人

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是射夫亦甚眾矣諸公

鄭氏以為大國之孤然孤一人何以曰諸孔塢約以為

附庸之君竊謂當兼言之附庸為大國之屬諸侯亦得

以射試之也侯國有鄉學賓興之士亦宜以射試之大

射儀三耦之後有眾耦鄭注云眾耦士也鄉學所升之

士蓋在其中矣三耦卒射後君亦親射與賓為耦所以

習禮樂也公入奏驚是射宮亦在郊諸侯有三學詳學制考

大射亦當在東學也大夫大射祇無試貢士之事餘亦

與諸侯略同蓋大夫亦有臣也第其臣甚少故射人云

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侯麋侯也見司裘降于諸侯之四耦三

侯也大射儀是諸侯之禮有三侯而射人言諸侯二侯疑傳寫之譌蓋天子諸侯各三侯大夫士各一侯

也士亦有大射射人云士以三耦射豻侯大射儀言士射干其明證也鄭注射人以爲賓射非也先儒皆謂士無臣故無大射然考之特牲饋食禮有宗祝佐食雍人所謂有司也士冠禮云有司如主人服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夫羣吏雖不可謂臣而旣爲士治事卽當考校其功豈得無大射乎史記云諸儒大射于孔子冢顧亭林謂冢在講堂之後弟子于堂行大射此亦可見士有大射矣大夫士大射之地先儒謂不可考案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是大夫士之射在郊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鄭注矍

相地名此當爲大射

孔疏以爲賓射非也

蓋大夫士大射皆于國

外射圃也圃之中亦當有堂可先于此燕飲故射義有揚觶之文也若夫將祭擇士之說于事理不合大射儀周官竝不言將祭擇士考工記言春以功祭豈必在春乎周官言祭祀之事各有定職豈待以射擇之若諸侯貢士大約至仲春方集京師而祭以首時必不及助祭矣且天子羣臣甚多又有諸侯來朝者助祭之人已有餘何必取侯國新進之士乎射義云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

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先儒之說多本此夫天子慶讓
諸侯益地削地必視諸侯一身之功罪功罪旣聞而更
以射明之如篇中所云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
諸侯乃可通也豈有以貢士射之中不中行慶讓于其
君且益地削地乎此言殊謬而擇士以助祭之非猶可
勿論也學者以爲經文必當尊信不知射義昏義等篇
非經也乃禮經之傳也傳者解經豈必盡當擇善而從
勿爲所惑可耳敖繼公謂飲酒而射則大射與燕射何
異此不待辨而明者也

